

愛之焦點

張資平

# 目次

一	雙曲線與漸近線	二四頁
二	愛之焦點	三四頁
三	一班冗員的生活	三八頁
四	木馬	三二頁
五	她悵望着祖國的天野	三二頁
六	約檀河之水	二六頁
七	寫給誰的信？	一二頁
八	白濱的燈塔	一六頁
九	一羣鵝	二〇頁



# 雙曲線與漸近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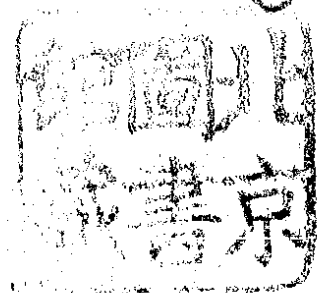
(Hyperbola and Asymptote)

今晚上，他許久不流的熱淚終流出來了！

她的像片，她的筆蹟，他替他做的兩條白領帶，衣送他的一件貼身襯衣，她替他縫補過的洋襦，她買給他的衣架，她買給他的一罇髮油，沒有一件不會催他流淚的。

「世界是爲有利己的一班人們而後存在的，你是此世界中一個人，所以只管向你自己應進的那方面進行。……不過我有一句話告訴你，我今有勇氣說我發誓不再爲均松流淚了。……」

她今晚來的信是用這樣的口氣說的，算是她對他的最後的怨語了。



他心裏雖然喜歡他可以脫離一種不能告訴人的苦惱，但一面也有點恨她太快灰心了。他希望梅茵有更憤妬的，熱烈的，信寄給他！

鄭均松每天晚上定在他的書房裏伏案兩三個時辰，準備他第二天要授給學生的功課，準備完了，才去休息。今晚上他沒有心緒去理他的功課了，因為吃過晚飯，操有定人的悲歡離合之權的郵差送了兩封信給他，一封是梅茵由P埠寄來的，一封是他的母親由家裏寄來的，催他今年之內定要和他的未婚妻成婚。

「今年內就要成婚，何以對梅茵？然而梅茵像蛇一般的智慧，也像蛇一般的固執，我不成婚，不能死她的心！我還是回去。」理性戰勝了，牠終把他的心引向了故鄉去。

南支那（South China）的東南隅，有一個商埠叫做S埠，這S埠要算東海岸線和南海岸線的交點。由這S埠溯江而上，北行四五百

里，可以發見一個繁盛的縣城，這縣的市場外觀雖然繁盛，其實沒有一點所長——由設施的政治，實業，和固有的人情，風俗，習慣等各方面觀察，都一無所長。據他們的省教育機關——受軍閥支配的教育機關，美其名曰會制，其實是行獨夫主義的教育機關的報告說這縣的教育甲於全省。我後來查得教育機關所下的「甲」字是根據沒有中學師資的查學員的報告和該縣的學生和教師的多數。我想作算是「甲」也不過是猴兒在沒有獅象的山中稱帝稱王罷了！縣中的教育家們喲！又何必睥睨一世，顧盼自雄呢？

這縣的教育既然這麼發達，所以女學校也有幾間，不是把寺廟來改建，就把舊日秀才舉子們念書的書院來充校舍。有幾個靠女子教育吃飯的人，看見寺廟沒有了，書院又給人占完了，大成殿給一位在省會念了三年高等師範講義的土教育家占去做縣立第一學校了，

試院又給一位工手學校電氣科肄過業的洋教育家占去辦勸學所了，還有一二所公家的建築物又有政府保管着說祇準住軍人，不準住學生；他們就把縣裏的育嬰堂也截取了一半開辦女學！弟妹妹們！你不要哭得這麼悲慘！姊姊們沒地方念書，所以委屈了你們，累及你們！你們還在哀哭麼？姊姊們的書如何念得下去！？

鄭均松是縣立女子師範傳習所的教員，會教歷史，也會教地理，會教算術，也要教唱歌，算得一個多材多藝的教員。一縣立一兩個字是學校裏要吃飯的人冠上去的，向縣知事和縣人討錢的時候名目好聽些。

縣立女子師範傳習所的唱歌，遊戲體操——戲旦式的跳舞，和織繡的成績是很好的，學校當局也把全副精神注重在此三科上頭，因為女學生學好了這三科很能代學校掙幾個錢。中國現代最光榮的

人物——有絕對的權威的，有最多金錢的，公認的強盜到來，學校當局就叫她們把這些技術演給這種新式偉人看，博他們多捐題些和纒頭差不多的東西。

鄭均松是縣立女子師範傳習所的唱歌教員，不消說是校中的中堅人物。梅茵初認得均松時，是在附設的高等小學部最高級肄業。

梅茵最初能引動均松的注意，是她的清脆高亮的歌聲！其次是輪廓很明瞭的，富有曲線美的血紅色的口唇！其次是按風琴時候伸出來的一對像春筍尖一般的玉手！到了後來梅茵身上的一絲一髮和地的一舉一動一言一笑都能使他的心房怦怦的動躍了！均松到這時候才明白過來自己給一種不容易解除的情絲縛着了。

## 二

梅茵的父親梅翁從小就在南洋經商，初去的時候是替人家看守



店面，十餘年來辛苦經營，到近年他竟能自張門面，在P埠開了一間小雜貨店。聲說他的貯蓄，要累積上萬了。同縣有一位秦商，也在P埠做了十餘年的生意，梅茵的父親，開那間小雜貨店，得秦商的助力不少；所以梅茵做了一種酬謝品，七歲那年，由她的父親作主，定給秦商做媳婦了。

秦葆初——梅茵的未婚夫——和均松是同學，同一年進了教會辦的中學校。葆初祇讀了兩年，沒有畢業，他父親就催他到南洋P埠去實地練習商學了。均松祇聽人說葆初的未婚妻，叫做梅茵，却沒會過，到當教員的時候，未免特別注意，特別關心，這也許是均松對梅茵生戀的一個導火線。

殘秋又要盡了，起伏得很緩慢的老年山波，漸呈蒼黃之色，山麓的林叢裏，散着無數像枯骨一般的，灰色的樹枝，景象異常荒寞，

幸得還有幾叢白色山茶花，和深紅色的楓葉，點綴其間，添些色彩。

「先生！我們夜間補習英文的事！學校裏的人都曉得了。」梅茵跟着均松，行到山溪的橋邊來了。今天是女子師範學校修學旅行，梅茵請了病假；約了均松，到離城十多里的地方，來看最有名的雌雄瀑，——兩條像銀帶一般的，從花崗岩山頂的松林裏，直瀉下來的瀑布。

「真的麼？給他們曉得了麼？」均松臉上顯出狠狠的樣子，翻轉身來望着梅茵。

「可笑，你們男人！做錯了什麼事，要害怕到這個樣子！」梅茵紅着臉笑望他。

「不害怕什麼，怕她們誤解了我們，外邊聽見不雅。」  
「怕什麼？但我一個上夜學麼？」

兩個月前的一晚上，均松吃過了晚飯，打算出外，訪訪朋友，剛踏出門恰遇三個女生來找他。借琴譜呀，問算術題呀，三三五五常有女生來找他，祇沒有單一個人來訪他的。

「我們來得不湊巧，先生有事要出去呢！」當頭來的，就是均松沒有一刻不思念的梅茵，她翻轉頭來苦笑着，對後來的兩個說。

「沒有什麼要事，散散步罷了，請進來坐。」三個女生，跟了她們的教師進去了。

「又要借琴譜麼？所有的，不是都給你們拿去了麼？」坐定後，均松笑問她們。

「不是的，不要借琴譜。」梅茵臉上泛了薄桃色，低着首笑，隨即又抬起來，望着她兩個同學癡笑，兩個同學也笑了。

「說嗎！快對先生說嗎！」同來的一位姓林的半惱的笑着催梅

茵。

「你自己不會說麼？」梅茵又笑了。

「什麼事！什麼事！」先生方面也催着梅茵說。

到後來她們告訴他，她們嫌學校的英文功課太遲緩，她們又告訴他，她們想利用夜間的餘暇，補習些英文。她們又告訴他，她們想隔一晚上，便同來他寓裏習英文，最後她們問他，可能答應？

除地點的問題外，他都可以同意。替女生開一個英文補習班，不算什麼希奇的事，但均松總以為自己同意的動機，有點不很純正似的。梅茵不在這三人裏面，均松或不許她們到他寓裏來，不是的，他或竟至全然拒絕，不願担任。

他們四個商議了一刻，決意把梅茵家裏的外書房，借來做補習英文的教室了。梅茵的母親，是第一個贊成的，她說由均松的寓所，

回她的住宅，要經過黑暗的街道，她很不放心，她很不放心梅茵夜間在那條街上走。

同學的兩個女生，距她們的家近，也很樂意，隔一晚就到梅茵家裏來。課完之後，梅茵或同時送一個先生和兩個同學回去或她送兩位同學回去。

『我想問你一件事，但是問你之先，你要發個誓不把我的告訴第二個，——不管我問的有錯沒錯。』姓般的女生，在歸途中，問姓林的女生。

『我早猜着了你想問的事是什麼』，林生停着腳，湊近般生的耳朵低聲的，『你不是問他們兩人近來的態度麼？』

『什麼態度，我不懂！』般生搖着頭笑。

『你這刻薄鬼！又在裝做不知了！我且問你。你從那點看見他

們的態度不尋常？」

「我不該偷看茵姊的原稿簿的！今晚我到得早，先生還沒來，她也還在裏頭吃晚飯。她的書包解開着在她的小書檯上，裏頭一本原稿簿挑動了我的好奇心。裏頭有寫給先生的英文信稿呀！先生還代她改了許多，先生的筆跡，我們是認得的。什麼：Heart bounds to heart.” 什麼：“Be a man and fold me with thine arms.” 什麼：“I love's eye are very blind.” 什麼：“Yes, I love you truly, and must always love you!” 真多好文章，我記不得許多了！」殷生且笑且說的走。

「我前星期，碰見他們倆在接吻呢！我忙輕輕的退出來，然後打響聲進去。」林生低聲的說。

### 三

由K縣至P埠的路程，要先由K縣乘船到N市，再由N市乘火

車到S埠，由S埠再乘汽船開往P埠。

車窗外的青色麥苗，不時在空氣中振盪。跟着麥苗，不時還見有黃色的菜花過去，近鐵道的草場像受足了日光的薰育，長了些淡黃色的嫩芽，日光的力很強，坐在車內，覺得雙頰發暖。

一輛二等車室內，有兩張相對向的椅子，向火車進行方向坐的是一個西裝少年，向反對方面坐的是一個年約二十二三的女人。靠着車窗，和西裝少年並坐的，是一個三四歲的很可愛的女孩兒。靠着車壁，和他母親的身旁睡着的是個才週年的小孩兒。此外車室中，再沒有別的旅客。

「均松叔！鵝！一羣鵝在叫！」女孩兒指着車窗外叫均松看。均松在和她的母親說話，沒有理那小女孩，鵝早不見了。均松隨口答那小女孩，

「是的！他們都是鵝！都是一羣鵝！」

「一羣鵝——不能理解我們的鵝！」這個女人，不消再加註釋，

她是梅茵了。她苦笑着看均松，均松臉紅紅的，把頭低了下去。

「能夠做鵝，不知減少多少煩惱！」均松隨着又歎了一口氣。

「先生！不，我不叫你先生了。我從今後叫你均松了！你許我麼？均松！我把我別後幾年的經過，都告訴你了！你也應該把你的經過告訴我。我們一別五年，雖不能說是相思辛苦，但我們這回碰着，我真說不盡我的歡喜和悲痛！五年前那晚上，你對我說，我們的關係，接吻爲止。到第二天我到學校去，我才知道你辭了職。你不來別我，也不來封信通知我；那時候你那裏知道我如何的恨你！後來我打算退學，——打算出南洋去和他們的爸爸結婚時，很望你一見，訴我的心曲，可是誰能把你的行踪告訴我！我結了婚後，常



夢見你在罵我，罵我薄情。我又夢見你退出了教會，拚命的吃酒。先生！均松！你爲什麼不把你五年來的過去告訴我？均松！我雖然代他人生了兩個孩子，但戀你的熱情，從沒有熄，不過這五年間是潛伏期罷了！我今遇見你了，我的戀愛的火重新熾熱起來了。我想把我從前沒有燃燒着的你，重新再燒燃，均松！先生！你許我麼？我雖然生了兩個兒子，但我這四五年來的生活，算不得是生活，我想你一定會領略我所說的！先生！均松！*I love you only ; My heart is true!* 這不是你教過了我的麼？這兩個小子，假使能夠叫你爸爸，那就是我的幸福了！」她的神經，像很興奮似的，她又在他面前流淚。

「梅茵！過去的事，不必重提了！*Love is blind!* 我不是早告訴了你麼？把我們在這五年所作的成績比較起來，你才是幸福的。我

麼？你看，還是孑然一身，那裏趕得上你們有家庭的！梅茵！我可以由他們手中把你奪過來，——不是的，按理，你是應歸給我的！不過戀愛可以結合我們倆的關係，不能保護我在社會上的存在。我何常不想把你帶到沒有人離開我們倆的戀愛的地方去！但是我有母親！我失了你之後，還不是和你一樣？思念你的熱情跟着時期一樣的增進；情感發達，義理退讓的時候，就後悔不該不把你從他們手中奪過來，不過我想——頭腦冷靜時，深想一回，又覺得占有了你不是能使我們中間的愛永久存在，使我們中間的愛永久存在唯一的方法，是我應在這五年內，做些成績給你看，梅茵！我這五年來的經過，祇好說是失敗，說什麼成績？梅茵！你看！我還是一個中學教師呀！」均松說到這裏，右手撫摸着坐在旁邊的小女兒。「像這兩個，就是你的成績品，——最優良的成績品！……」

「均松！我忘記問你了。你曾有和女人接觸的經驗！」梅茵的黑裙包着均松的左膝，兩人均感着一股熱氣在接觸部熱發。

「梅茵！我求你——我誠懇的求你，勿再逼我了！我們堅持到了今日，這個「晚節」終得保存着！」沒有性的經驗的均松，在梅茵面前，像乞憐的羔羊。

「義理之前無真愛！你是重義理的人，你何曾愛我！但在你不愛我，你就不應該要求我……：要求我……：要求我和你親吻！均松！一吻之罪！均松！你太把接吻看便宜了！不……：便算干淨麼？便算能保持晚節麼？便算能全你自己所意擬的義理麼？均松！你祇比我太多一歲，怎麼你的思想這般蒼老？你怕是中了聖經的毒！均松！起來！快睜開你的眼睛！你要把你的熱烈的火煽出來燃燒地球，焚毀天體！」她慘笑了一刻，隨着再滾出了兩行熱淚。

滿月一般的臉兒，豐腴的帶桃色的雙頰，黑漆的頭髮，明星般的眼睛，和鮮紅的舌尖，挾在朱脣中間，湊近來了！比學生時代豐腴得多，華麗得多了！均松身體像受了高熱，不住的膨脹。均松不由自主的快要無條件的降伏了！

——滿月般的臉兒，失去了從前所有的，半透明的白玉色，換上了一重鉛華的薄膜！桃色的雙頰，雖是豐腴，但健康的蔷薇色，早褪盡了！黑漆似的髮，梳上一個很時髦的髻兒，不編從前的單根辮子了！明星般的眼睛，周圍加上一對薄灰色的圈帶了！鮮紅的舌！鮮紅的脣！曾經我接吻的舌和脣！你們也不是從前的了！梅茵！你自己果然是幸福！可是由我均松眼裏映出來的梅茵，決不是幸福！我問你，你的處女美那裏去了！——均松像醒了過來。

「不，梅茵，不！我再沒有權利和你親嘴了！你看，你有兩個

兒子在你身邊！我告訴你，梅茵！我有未婚妻了！」均松雙手按着梅茵的雙肩，站了起來，「梅茵！我愛你，我真心的愛你；我不足惜，但我不能因愛你而使你沉淪！」均松再撫着梅茵的背坐下去，慢慢的說。梅茵伏在均松膝上，嗚咽着像沒有聽見。兩個小孩兒也跟着他們的母親哭。

檢票的走進來報告，他們知道S埠快要到了。

S埠的碼頭上擠滿了一大堆人。右碼頭前橫着的，大軀體的輪船，漸漸的蠕動起來。輪船和碼頭漸給海水隔着了，聯絡他們的祇有在空中欣舞的無數的紙帶(Tape)，有紅的，有黃的，有藍的，有白的，有青的，甲板上被送的人，擲給碼頭上送行的人，碼頭上送行的人，擲給甲板上被送的人。祇有二等室的艙面上，有一個一手牽

着一個三四歲的女孩兒，一手抱着一個才週歲的嬰兒的女人，沒有人理她，沒有人擲紙帶給她，她也不擲紙帶給那一個。

梅茵第二次赴南洋P埠所搭的輪船，於正午十二點鐘，由S埠開行，均松送她至S埠，決然和她作了最後的訣別了。

均松自梅茵去後，仍在S埠的中學校，度他的黑板和粉筆的生涯。他像留聲機和打字機，每天在念教科書和寫黑板。他的生活像無意識的。下課之後，便癡坐案前，像沈思什麼似的；又像失了一件什麼貴重品似的。

「上帝呵！賜給我力！賜給我戰勝她的力！上帝呵！我懇求你！我懇求你把我的心和靈魂給我！由她那邊把我的心和靈魂取回來交還我！」他煩悶的時候，是這麼樣的向天祈禱，也常常翻讀致哥林多人前書第七章來自己安慰。

今晚上，她安抵了P埠的信到來了。她信裏說她自別他之後，在海上無時無刻不思念他，也無時無刻不在追憶他們從前的戀愛史的一段。她信裏，又說她此次的航海，風浪很平靜，能夠常出來船面上望月。她信裏，又說她望着海面的月，便回想倒七年前，在她家裏習完英文，殷林兩女友先回去了，她趁着月色遠送了他到K市公園，同坐在假石山下玩月時的情景，她信裏又說，前一晚上，二等休廳裏來了一個伎堂(Cape Town)的黑奴，抱着一個大胡琴，唱着英國下流社會唱的爱情歌，唱完之後，要搭客賞酒給他吃。她信裏又說黑奴唱的歌雖然淺俗，但也有那感動人的地方。她信裏又說。她聽了，“……When you and I were sweet hearts, …… I a - dreaming, …… down by the Old Mill stream where I first met you.”幾句，她不禁掉下淚來了。她信裏又說她下淚的原因，並不是爲黑奴

的聲調唱得悲切，不是歌的文句能感動人。她信裏又說她是因爲回想到訪離離瀑布那一天，他和她在山溪小橋附近徘徊的情景。她信裏又說二等客室中有一個很像他的，每餐進餐室的時候能使她的心房怦怦的躍動的搭客。她信裏又說她今後又要再開始她的煩悶生活了——要和她所厭惡的，每日口不離金錢銀票幾個字，手不離稱桿算盤的一班人，共同生活了。她又告訴他，她再見他的時候，她恐恐早做了三個人，四個人的母親了。

米 米 米 米 米 米 米

他也隨俗的結了婚。他的家庭，也算是幸福家庭的一個。不知是歲月把他忘了，還是他忘了這月，他像她無意識的做了人的母親一般，也無意的做了人的父親了。梅茵的像片給他的老婆投進火爐裏去了，他祇站在旁邊笑着看。梅茵的信稿，也給他的小孩子丟在



敬惜字紙的竹籃裏去了。他再不穿反領的西裝了，她做給他的兩條白領帶早不知去向了。她送他的襯衣早拆來給他的小孩子做防尿布了。

不知過了多少年時，忽然來了一封信。

「先生！我現在是七個小孩子的母親了！我的家庭，很平和而且幸福，我有今日，都出先生之賜。從前一切罪戾，均望先生寬恕。我從去年始，跟葆初進此間聖公會禮拜堂。未進之前，恐上帝未必能恕我從前的罪；進了之後，竟蒙赦免了！先生！吾舊日一切，白之吾夫矣。葆初也和上帝一樣的救了我從前的罪過！我之改過，不能說不是受先生的感化！先生不是常教我念歌林多前書，第七章第十節，第十一節兩節麼？吾幸有以對吾夫，……：……：……：……：……：……：略報近狀，並懇求上帝賜先生一家福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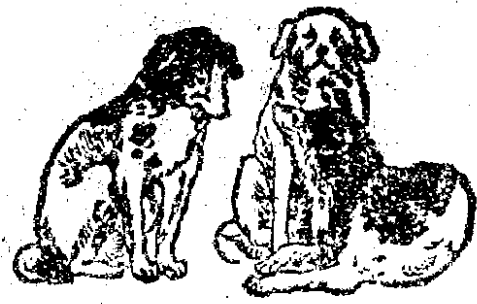
梅茵頓首」

他讀過了她的信，口唇微動的默誦『……至於那已經嫁娶的，我吩咐他們——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妻子不可離開丈夫。若是離開了，不可再嫁。……』

「她也在讀聖經了麼？我要到學校會計那邊領月薪去了。閒事管不得許多。」他微笑着對自己說。

一九二二，一一，二五夜十時，

稿於廣東羊子山礦廠。



# 愛之焦點

「N姊！聞你與M家之約既成，甚慰。從此姊履佳途矣。不知姊亦容不幸人從姊友衆之後祝姊之幸福否也！吾因姊故，遠道來此，今目的既達——欲置姊于幸福之域之目的既達，可以歸矣。日前計劃以爲歸時必有爲我伴者，孰知吾仍須獨行此五十里山道耶！K村坦道本可行，唯L牧場是吾儕傷心地，何忍再觀！：：尚有像片一枚存姊處，今M家之約既成則像片徒爲姊日後之累耳。望擲交來人帶回。：：」

她由樓上望着他和一個年輕的美麗的女孩兒在樓下過去之後，呆呆的出了一會神，然後慢慢的跑到她平日很珍重的文箋前，打

篋蓋，尋出他五年前給她的那封信來讀。讀了之後，癡癡的倒在一張藤椅上，雙掌伸向腦後疊着，把頭枕在上面。那張半新不舊的篋蓋由她膝上被吹下來，她也不管——不是不管，她像沒有覺着——她祇癡望着對面壁上掛的她的丈夫的像片。

「精神的愛和物質的慾是很難兩立的。」這個問題她研究了許多年，她終不敢把這個問題否定，因為事實上她是給物質慾支配着。她思念他的心敵不住她原諒她自己——原諒她對他失信——的心！

現在他把她五年前對他的態度演回給她看了！兩兩比較，她才領略到他五年前寫了這封信來的時候，是怎麼樣的悲痛！

論起社會上的名譽和位置，他果然趕不上她的丈夫，所以她就硬着心腸離開他了，但應當流的淚還是一樣的要流。就這一點，她

想他該恕她的了！

五年前她接到那封信的時候，她在客廳裏的風琴面前站着。送信的那女孩兒交了那封信給她後，望着她拆開那個信封，也望着她展開那張信箋；望着她朱唇微動的讀，也望着她讀完之後伏倚着牆壁咽淚！

「你回去告訴……」她極力忍着，不願給那送信的女孩子看的熱淚，像有意和她爲難，倒益發流得多了。

她忙搖了幾次頭，想把這種追憶打斷，但她不知什麼緣故今天像沒有這種力量。

「我不該把像片寄回給他。把像片寄回給他是把他對我的——之希望截斷了！所以他恨我到極點了！」她略一轉身歎口氣對自己說。

「但是我怎能夠帶着他的像片到這家裏來？我不能不把那張像片還他！這是我對我的丈夫，也是對他應做的一件事！」她接着又自己辯護。

她從她的女友那邊聽見他接到那張像片——他最得意的作拿破崙姿勢的像片——的時候，竟氣哭了。她又從她的女友那邊聽見他把像片後面“*To my future wife, To my loving sister.*”幾個字塗抹掉了。她最後又從她的女友那邊聽見他恨得什麼似的終把那張像片燒掉了。

她和她的丈夫同棲了一個多月，她愈覺得對她的丈夫不住。但她的丈夫總沒覺着。她從那時起決意再不思念他了。可是他的魔力很大，他的幻影不時的在她腦中出沒。在的丈夫把她抱着接吻的時候，她禁不住想到和他小學時代在教室內所行的間接交換親吻的方

法——她和他在教室裏祇隔着一個座位，她常把口裏含過的鉛筆借給他，他接到後也把牠往口裏送，然後交還她。教室裏，教師監督着，他們也能夠儼着接吻。——她的丈夫稱讚她像埃及女王 Cleopatra 的時候，她又禁不住思念到他曾說她體重，不容易抱起她。她的丈夫愈愛她，她愈覺她對不住她的丈夫；她愈覺對不住她的丈夫，他的影兒在她眼前更幻現得利害。

人人都說是他失敗了，其實他何嘗失敗？

記得有一次他要別她的前晚上，他在整理行裝，她也在他旁邊帮忙，家裏用的老媽子祇站上門首呆呆的望，因為她不會整理，每弄亂了他的行李。老媽子望倦了，打了幾個呵欠。

「Q先生，我先去睡了，莫要見怪。」

老媽子去後，他舉頭望望她，不期而遇的她也在偷望他，她臉



紅了，她笑了，他也笑了。

「媽媽睡着了麼？」

「媽媽早睡着了！」

「此刻多早了？」

「十一點又三個刮（粵人音譯 *Queer* 爲刮打，又略稱曰刮）。」

她看着她腕上的錶說。

「那麼，N姊，你也該睡了！」他催她歇息。

「你呢？」她歪着頭笑向他。

「今天晚上怕要通宵才整理得清楚。」

「那麼我也陪你。」

這個如何使得，不怕M和我決鬥麼？「他這句話半像對她的復讐，半又像對她的探試。」

「你又來了！你看前天他回家去，我曾替他清理行李麼？我會送他行麼？」她半笑半惱的說。

「未婚的，羞人：：：」他不是笑着說，很正經的說。

「你還說麼？」她真動怒了。

「：：：：：」他很擔心說過分了，她會跑了去。

「我恨不能把我的心挖出來給你看！」她把右腕枕着伏在案前，兩個眼睛角上懸着一對黃豆大的水晶珠，把案上的洋燈光反映過來照着他。

他把行李丟開，跑了過來，雙手加在她肩上，低着頭俯瞰着她的圓圓臉兒的全景——長濃的眉，巨深的眼，隆直的鼻，兩條紅色小弧線圍着的口，豐腴的桃花的頰，漆黑的前髮半把前額掩着。最後他們的臉遇着了，她允許了給他一個長時間的熱烈的接吻。

「我怕一時難回來，我對你總是不放心的。如果你能夠把最後的表證給我，我就可以安心離開你。」

「他的聲音顫了。」

「望你深信我的心，這最後的表證望你留着罷。今晚上把給了你，日後再把什麼給你看呢？我祇堅守着，待你回來。」

「她反泰然的說。」

她和他兩人中間暫時沈默了一刻，到後來她含着兩泡熱淚離開了他的書房。壁上的掛鐘噹的敲了一響送她出去。

二

若在二十年前，在這村裏一班稍爲受了點新教育的女孩兒一回到她們家裏，就要給她們家裏的老婦女們——頑得像我們屋後的幾株結大節瘤的古董松的老婦女們同化去。她們在教會辦的女學校裏

念書時，學校的先生明明教她們除敬事獨一無二之真主外，不要迷信無謂的鬼神，崇拜無謂的木偶石像；可是她們回到家裏來，偏又跟着她們的母親或祖母到寺廟裏去求籤祈禱了。不單迷信，無謂的俗習，腐敗的禮節，她們也能一律代她們的前輩保存。

現在和從前太不相同了，近這幾年的女學生們的思想竟跟着她們的服裝一天一天的變遷起來了；她們不單不會給頑老的前輩同化去，居然有了抵抗力，能夠漸把腐敗的，非科學的，不經濟的舊習慣改了去！

她和他的關係或許算思想變遷的一種現象！

她和他中間的愛，不單他們兩個都有自信，就連小學教師，西洋宣教師夫人也從旁守着他們倆的年齡和愛一天一天的增加，也很望他們倆的愛能全始全終的。

由她們的家裏到宣教師的住宅祇有三五分鐘的路程，月亮的時候宣教師夫妻一定着人請她和他到他們家裏的騎樓上合唱讚美詩。唱完讚美詩後他們就在樓上彈棋，宣教師夫人和她做一班，他和宣教師也做一班，常很熱心的在鬥棋分勝負。

有一天月亮的晚上，他們循例的到宣教師家裏去，在這晚上宣教師夫人竟把他們可以成夫妻的充分理由告訴他們了，宣教師夫人舉的好例就是她自己和宣教師的關係。

宣教師的外祖父和宣教師夫人的祖父是同胞兄弟，論血緣關係，他們和宣教師夫妻是一樣的，不過有宣教師是女性生的，他是男性生的之差罷了。恐怕他和她的血緣關係比宣教師夫婦的血緣關係還要遠些，因為他的祖父是庶出，她的祖父是嫡出的。

那晚上的餘興是夫妻對話劇，宣教師夫婦要他她學着他們演。

『Oh! my husband! ……』宣教師夫人望着宣教師說。

『Oh! my ——』她望着他臉紅紅的不敢說下去。

月亮在他們後面送他們倆回去，他跟在她後面，他們的影兒在地面竟重在一塊。

『他們的家庭真幸福！』

『只恨我們……』

『……生在中國。』他歎了一口氣。他們在朦朧的月色裏默的行了一刻，他忽然想及什麼似的，

『N 姊，難道我們沒有革命的勇氣麼？』

她祇點了一點頭，待要說話，他們家裏蓄的幾匹狗都走出門首狂吠着迎他們。

他早沒有父母了，她的親母把他當作自己生的看待。她們的家

庭是很寂寞的，男性祇有他一個，女性却有三個，她，她的母親和從外邊僱進來幫忙的老媽子。此外有一匹貓，兩匹狗，一羣家禽。梅花落後，田圃間的麥苗在和暢的空氣中不時招展，牧場的枯草叢中隨處散見有些青芽了。M在這時候來訪他們，就在他們家裏做了長留之客——不是的，她他們家庭裏加增一員了。

M和她是嫡親的姨表兄妹，家在鄰縣，距他們的家有九十多里，黎明動身，轎行到晚六七點時分才得到。M未來之前先有信來，說他想習點英文，要來和表妹同學，因為他縣裏找不出較良的英文學校。他聽見M要來和他們一塊兒生活心裏就有點兒悶悶不樂，但不便形之于色，只好裝着表示歡迎的樣子；因為他是認得M的，他知道M來是對他和她兩人間之愛情的一個致命傷！

他不是怕M的姓族比他的大，也不是怕M的門第比他的高，也

不是怕M的家財比他的富，也不是怕M的聰明比他的強，也不是怕M的年齡比他的多，也不是怕M的衣服比他的美麗，也不是怕M對她的血統關係比他對她的親密，他所怕的是M和她不同姓！

她在M和他的中間，很像弱國介居二大國之間，真難處了！幸得村人宣傳說M是她未來的丈夫，所以M對她常避嫌疑，不大說話，她因此也少受他的埋怨。

他若看見M和她親親密密的說的半刻話，他定要十天不理她，不知要她來解說幾次，陪禮幾回才回轉意來。他的低氣壓，不是她的靈敏的風雨計能夠算測出來的。她明知他的脾氣壞，妒性深。可是她對他的戀愛跟着他的低氣壓日益深刻。

有一天是宣教師感冒，英文休課一點鐘，M不同級，庭園的一隅該是他和地兩個站在花前談笑了，他先跑到他們三人平日聚會的



地點，料定她一定會跟出來就他。他的低氣的臉色像有催眠力，她果然出來了。她沒出來的時候，他盼她來就他，今見她出來了，他又當作沒看見，遠遠的走開。她看見他避她，馬上收了她的笑容，站在一根梧桐樹下，俯首沈思，不時也抬起頭來偷望他，察他的顏色，他們的視線碰着的時候，他又把臉翻了過去。

別的學生都散了，她不忍再看她的低氣壓了，她就近他，把手腕加在他肩上，把臉湊前去問他：

「你到底爲什麼生氣？你生氣也生氣太無理由了！」

「問你自己罷！」他輕推着她的肩膀像叫她離開他。

「他們要說，我禁得他們麼？」她接着說。

他經她的剖辯，這次的低氣壓期間算短縮了許多。

他和M兩人間的戰鬥繼續了兩年，她十九歲，他也十八歲了，

最後的勝利在他別她的前一晚上終歸給他了

### 三

他的日記裏有一節：

「×月××日，這是我再別N姊的一天！

「人類像 *quadruplo*——人類是給麵包夾逼着的一塊肉！我是爲麵包的緣故要和N姊作別！

「兩個月前——學校校長把出校證書給了我之後——我就想離開K村的，N姊，我最愛的N姊，也最愛我的N姊——她不許我這麼快離開她，她哭着對我說『你待M回家後，去罷！』我的行程竟爲N姊遲了兩個月！

「今早八點多鐘，吃了早飯，他們祇讓N姊一個人伴我行數里山道，往火車站。到車站時，大鐘告訴我，再待九分鐘，牠的兩針

就要成直角，距開車時刻還差一點又三十九分。

「N 姊在休息室裏的一隅暗哭！她太哭得不成樣子了！休息室中人都望着她，望了她之後又望我，望得我很難為情。」

「今天早上起床得快，儘夠時間梳洗和裝飾。怎麼今天她沒把平日愛戴的，鑲有幾顆淡碧色珠兒的黑褐色壓髮梳兒戴上呢？她祇胡亂把頭髮鬆鬆的編了根辮子。額前有好些短髮在晨風中顫動。她的口脣也沒有點血在流通，臉色也異常蒼白。」

「她明知我看見她哭了，但她總不把眼淚我給看。她想說什麼似的，沒說出口，便把臉翻了過去，過了一刻又翻過臉來笑向我！」

「我寫給她的信——別她後的幾封信，可以當做我的筆記，都抄在下面：

「這封信是在火車中寫的。N 姊！你去之後，等到十點半鐘才

開車！

「我再違你的命令了，我在車中睡不著，取出你給我的那本書來讀，讀了半頁，再讀不下去，我無聊萬分，所以寫了這封信。

「火車振動得很利害，你看我寫的字多潦草，我怕你看不清白。我後來想，我所寫的，我所說的，你都不會明白，不會了解，再有人會明白我，了解我麼？

「N姊！現在我們離開了，不知何時才得會面，我們不要再把我們所熱望的收藏着，祇把反對的來相探試！我既把胸腹剖開給你看！N姊，你還在躊躇麼？

「不時有幾個小山岡在我兩邊走過去，我才曉得火車早過了L平原。L平原是我們倆的紀念地，我竟把她忽略過去了，可惜，真可惜！N姊！你以後還去採雁來來紅花麼？採得時候，望寄給我幾

便，採的時候也望你思念及我！

「火車現在蜿蜒的在深山道中進行。兩面高岡如飛的向退後面去。」

「隧道在前，我暫停筆。」

「黑暗繼續了十一分鐘。」

「到了下車站了。我忙翻看旅程表，我知道我已離開K村兩百多里了——不是離開K村，是離開你兩百多里了！」

「火車的輪不住的輪轉前進，我的心也跟住他們不住的思念你。火車在下車站休息十分間，我在這十分間思念你更切！」

「可恨的汽笛！可恨的汽笛！牠只管催着我遠離你！」

「N姊！我的哀愁我的苦楚跟着離開你的路程成正比例！」

「我頭痛得很，我的腦殼像快要破了，我的心房像快要裂了，

我想睡！除了睡再沒有方法。

「我每枕在你腕上，我就安心睡下去。你以前每天晚上看見我想睡，你不許我睡，你要我睜開睛，你說我們快要離開了，有限的光陰不要睡過去了。我沒有聽你的話，我睡了，你就哭了。此刻你若在這車裏，和前晚上一樣的對我說，我一定不會叫你哭，你也一定不會哭！」

「K村兩月前早沒有雪了，北地比K村地方高，也比K村的時候寒，夾線路的兩面高山上的積雪還沒有融解，由車外吹來的小風也很冷。」

「你近這幾晚上說的話像活動影戲，現在又在我腦膜上重演出來了。」

「我早就想哭了，我此刻更想哭了，無奈同車的搭客都守着

我，禁止我我哭！N姊！你不是說，我們太深進了麼？我們太冒險了麼？我想我們再沒有第二條路走，我們既然深進就要深進到底！我們既然冒險，就要把這冒險事業幹到底！

「車外下雨了，車窗都給看車的關閉了，我更要悶死了！車裏黑得很，我暫把信箋和鉛筆收藏起。」

「到了S市，天也黑了，我這封信是由S車站寄的。」

「除寫信寄你之外，我像不會幹別種事了！N姊！我現在旅館的一間很窄很寂寂的房子裏，一個人坐着沒事幹，我又想寫信了，你不會說太多寫信，討厭了麼？」

「我想不到我會這樣寂寞的一晚！」

「我還有要緊的話早就要說，還沒有說，我現在對你說罷！你允許我說麼？你不答應，我也可以不說，不過，萬一，萬一，

萬一，：：：是真的！：：：：我的胸裏，像給我，填滿了什麼不能再寫了！你等下一次的信罷！

「這封信和前一封信，你或者會同時收到。」

隔一天的日記裏，還有下面的一篇筆記，說明了是那一天寄給她的信：

「我今天早上要搭小汽船向H城進發，以後我要在那邊和人爭麵包吃了，也要在那邊思慕K村了——有你住在那邊K村，我思慕得更要親切。」

「我昨晚在旅館裏夢見你睡在我腕上，我夢見你伏在我胸上，我夢見：：！到後來我又夢見他，我在夢中失望極了，我在夢中哭  
了。」



「我初想不該寫，也不敢寫，現又覺得想寫的無妨只管寫。他們有他們的真理，我們又有我們的真理。他們要把你屬他，不屬我。這不是以五十步笑百步麼？不是的，竟以百步笑五十步了！N姊！你說我們犯罪麼？我說他們都是猶太的祭司和長老們，他們是胡亂把聖者定罪！N姊！你不要卑怯，你不要灰心！你要忍耐着等我！你不要忘記我！待我把愚昧的義理剷除去，把迂腐社會的束縛解了去！」

## 四

他在以後的的日記裏，還抄上了以下的幾封信：

「我常在且城公園的樹蔭下，追憶我們倆的戀愛史中的最得意的幾段。

「自他來之後，我恨你對我的態度太尋常。到後來你把不理我

的苦衷告訴了我，我又自恨太愚鹵了，我又自恨愛你的心趕不上你愛我的了！

「我上學去，你也上學去，他也上學去，我們三個一同上學去。最初我們三個的學生生活算很平和，也算幸福。

「他很愛你，他應當愛你，自然的愛你。他或也知道我愛你，也知道不是像他一樣的愛你。但他不知道我們倆的愛比他對你的愛還要正當，還要自然！

「不知什麼緣故，從那時起，我很恨他了！

「我恨他以後，我祇讓他伴你同走，每天我一個人先到學校去，我不和他說話，也不和你說話。你看見我不理你，你偏向他多說來氣我，我恨你不過，我再和他講和，祇不理你！

「我在這時候解剖了你一半了，你一個人跑來和我講和，我知

道我戰勝了他了！他是死守舊道的先生，他是舊樊籠裏面的囚徒，他那裏知道我們倆的神聖的戀愛！

「我不放心離開你，我要求你給我個憑據——愛我的憑證，你給了我，你並不遲疑的給了我，以後我很安心讓你們並着肩走。」

「接姊來信，令人失望！N姊！這是我們倆中間的創作！

「N姊！你莫卑怯！你莫躊躇！你縱管把你的心交付我！我在準備戰鬥了！準備向M宣戰！準備向你的母親宣戰！準備向戚族宣戰！準備向社會宣戰！

「N姊！到了此刻，你不能信賴我也要盲從我！你不要把無弄成有罪！我們可以去家，可以去國！我們祇不願做孱弱的妥協者罪！我們爲固持我們的主義，爲圖盡我們的責任，我們什麼都情願

「教會中人的顛倒是非不足以證我們的創作爲有罪！一班全無根據，瞎評我們，嫉妒我們的人說的話，不足以證我們的創作爲淺薄無聊！他們都是徒潔杯盤外面的偽善者！他們是專爲自己隱惡揚善的假道學先生！」

「我信教會，我信真的良好的教會，因爲良好的教會一定是認我們倆的創作！你本無罪，何用懺悔！應盡之責任不盡，藉懺悔爲名，遁入教會；像這種偽善的教會簡直是養成罪惡的遁逃藪了！」

「這種創作，是我們倆的最神聖的，最純潔的事業！慈愛的良善的教會也忍心破壞我們倆的神聖的純潔的事業麼？」

「他們要恨惡我們，由他們恨惡，他們要反對我們的結合由他們反對！我並不因爲他們的恨惡和反對而生恐懼！我們要替未來之青年男女——不是的，不獨未來，是現在和未來——倡個先例！我

們的結合能成功，不單是我們的再生，也是一班青年男女的福音！  
N姊！我們倆的責任很重大，我們要澈底的主張我們所抱的主義！  
我們若中放途棄我們的責任，我們倆的創作有功虧一篑之歎；那嗎  
一班熱烈的青年男女們會誤解戀愛是可以不負責任的東西！他們也  
要誤解戀愛是稍遇困難就可以消滅的東西！他們也要誤解戀愛是受  
一種無意味的習慣支配的東西！他們也要誤解戀愛是必適合于規矩  
方圓的形式的東西！他們也要誤解戀愛是必先預測其對外界所生的  
影響如何而後可以成立的東西！他們也要誤解戀愛是必得一班愚濼  
的同意始能成立的東西！

「N姊！我寂寞的時候，你是我的安慰。我頹唐的時候，你是  
我的希望。我黑暗的時候，你是我的明燈。我愚昧的時候，你是我  
的智慧。K村傳來的消息果真，我這些寶貴的東西都要失掉了。他

們也會在嘲笑我了！

「……我夢見他，我夢見他擁抱着你，我夢見他和你接吻！我又夢見他們來對我說，你已有了未婚夫，未婚夫不是別人，是他！我所恨惡的他！如果這夢兆是真，我可憐我自己，我更可憐你，尤其可憐他！」

他的懷疑終成了事實。不知道他和她的關係的人不消說個個都贊成欣羨，就連知道他和她的關係的人也因陋就簡的以為這才是善後方法，不然K村中就要發生一種與禮教相抵觸的大罪案！

這時候M和她是村人所羨妒的標的，是村中的 *King* 和 *Queen* 有他——一個逃罪的囚徒在H城咽淚。

她竟和M在K村的小禮拜堂成了禮。她算懺悔了！她算得救了！

可是他呢？

她和M結婚後還接到一封信，像他寫的又不像他寫的：

「M夫人！聽說你做了M家的女王了，早已即位了，我聽見之下歡慰得很。」

「不知道可以問麼？怕夫人要罵我失禮。不過我很想知道夫人在什麼時候行了加冕式的！我想夫人在未即位之前，和他別後沒有多久，就給性的衝動屈服了，是麼？」

「夫人一個人在沉醉物質的享樂，肉的享樂，把一切應記念的事都忘掉了。他一個人在無情的人海中爲夫人痛哭，夫人有一秒鐘的工夫念及他麼？」

「他因爲想始終愛護夫人，才離開夫人到H市去鬪潛。他和夫人堅約了一定回來看夫人，夫人也對他發了誓說一定不會對不住他。」

他信愛夫人像信愛他的祖國，他像爲國出征的軍人很喜歡曠曠的去  
了。

「夫人不愛他了，儘可當他是夫人穿破了不堪再穿的靴子，置之不理。何必又像誇示給人看似的帶了他所恨惡的M到車站來呢？這不是一種難堪的諷刺麼？」

「夫人對他的態度，雖然冷酷。但他還始終一貫的不忘夫人，因爲夫人從前的熱血在他血管中還循環着不容易冷息。」

「他在H市像被水圍着的螞蟻，到這邊去不妥，到那邊去也不妥，找不着一所安身的地點，每天總覺得失了一件很重要的東西似的。」

「滯在H市者兩星期！每天不管天氣熱，流着汗上二三百段的石級到有名的H市公園去的是誰？在園內的棕櫚樹下坐着，從衣袋



裏取出張相片流着淚看的是誰？看了之後，把相片送到嘴邊去的又是誰？世界像這種癡人很多，不算什麼奇事，不過也得報告夫人知道。……」

五

她的丈夫死後三個月，她聽見他和一位H市的女文藝家L訂了婚約。這個消息給了她一個大大的失望。

「我不信她會把我的王位占了去！」

他是H市Q病院的院長了。他雖然業醫，但他在文藝界的發表，不在醫學界的發表之下。她去年跟M來H市，才發見了他的作品。她把前事忘了似的不時和M來Q病院看他，他反有些不願意會她了。

「愛情是怎麼一種東西？我今知道了！」他常一人歎息着說。

「院長！M夫人又來了。」一個年輕的穿着護婦服裝的帶了一身黑衣服的女人進來。

「快九點多鐘了，這麼晚還來做什麼？」看護婦出去後，他把室門關上，走近她，替她除去外衣。兩個人低首站在室隅的火爐前。有種許久不開，耐人尋味的香氣不時撲進他鼻空裏來。兩個人沈默了許久，她才抬起頭來，

「怎的許久不到我家裏來？」

「不得空。」他還是低着頭。

「婚約真的麼？」

「真的！」

「爲什麼不先告訴我？」

「爲愛你的緣故！」

「不能再革命麼？」

「時期不同從前了！」

「血還循環着麼？」

「早冷息了！」他走近案前，從書堆裏取出原稿本一冊交給她。

她翻着首頁來讀是篇序文，序文的後節有一段：

「……本書原稿之抄寫悉出吾之愛友——未婚妻——L之手。

且……得伊資助者亦復不少，特誌之以表謝忱……」她氣得幾乎要把這本原稿撕個粉碎。

再翻內容的一段：

「他對他所愛的說……」

「你還在追懷我們的過去麼？」她讀了一句，微笑着翻過頭來

問他。

「請再讀下去。」

「我到日市以後寫了多少信給X夫人，求X夫人要恢復從前對我的愛，因為我的靈魂早給夫人收藏在胸坎裏，離開夫人怕不容易活着。……但又夫人祇給了我一封比嚼棉花還要無味的信：……」

「他對他所愛的總不說X夫人對他不好。他祇說X夫人從前如何的愛他，如何的看護他，如何的安慰他。……」

「你不當犯這種罪！」他所愛的凜然的對他說。……和X夫人的關係。他通告訴他的所愛了。……他所愛的也就恕了他從前的一切罪惡！」

她像死人一般的蒼白，也像死人一般的冰冷。他在醫院門首望着她所乘的手車在黑暗中消滅了。

一九二二，十一，二三夜脫稿於羊子山礮山。



# 一班冗員的生活

一

「O先生！八點鐘了！今天不上學麼？」他平時每天早晨七點半鐘就起床的，今天過了時刻，還不見他起來，房主人怕他貪睡點，誤了上課時刻，特跑上樓喚醒他。

他給房主人叫醒了，老大的一個不願意，像在辦一樁很要緊的事給房主這一叫，弄失敗了似的。他在被窩裏發出一種很難聽，很不樂意的音調，

「讓我睡罷，今天十點鐘才有課上！」

O不住包辦伙食的館子，因為近來各處館子的房錢伙食都漲了價。房子是按席數算租錢的（日本每張土席約長四尺寬二尺。）每張

席子要三塊錢租錢，普通學生住的是四張半席數的房子，要十四塊多錢。伙食至便宜的每個月也要二十四五塊。若住館子，這每月幾十圓的官費祇夠開館賬，學校的學費和書籍文房用品便無從出了。所以C在貧民窟裏租了一間四張半席的房子，每月租錢祇要六塊，不包伙食。C的午飯和晚飯跑到一家飯店裏去吃，每月祇要十三塊錢。

他早晨一頓，如何的過去呢？他有簡便方法，他每天早上祇吃八個銅板半磅的英國式麵包和兩盅開水，一個月要不到三塊錢，合算起來，每月的支出超不過二十二塊，比住館子，便宜得多了。

C在經濟上的經驗，愈久愈進步，前個月他發見了每天可以再省省個銅子的方法。什麼方法呢？他再不買八個銅子半磅的英國式麵包了，他祇買兩顆法國式麵包。法國式麵包的價錢，不是按重量

算計的，是照顆數計算的，一顆要三個銅板。O是個除讀書，節儉以外不知一切世故的癡漢！他祇曉得兩顆法國式麵包的容積比半磅英國式麵包的容積大，並且價錢便宜，所以他改吃法國式麵包了。他並不知道法國式麵包的分子構造沒有英國式麵包的那嗎緻密。英國式麵包密度要比法國式麵包的密度大。

過了幾禮拜，O又發見了可以加省三個銅板的方法。O自吃法國式麵包以來，覺得吃一顆和吃兩顆，肚子裏所受的影響，沒有大差別；所以他近來祇吃一顆了。他的友人也常笑他，他便說什麼廢止朝食於衛生有益的話來抵制。

O給房主人叫醒了後，再睡不着，在被窩裏翻來覆去。肚子裏咕嚕的响了一陣，他才覺得有點兒餓。他恨恨的翻身起來，把被蓋胡亂捲起，向壁櫥裏面一捧，飛跑下樓，亂忙忙的抹了臉，漱了口；



把用過了幾年，又爛又黑的書袋子掛在肩膀上，出門向學校去。他在途中還恨恨的罵他的房主人不該這樣早叫醒了，因為他又發見一種省錢的方法，就是遇學校的先生請假，早上八點鐘起沒有功課那一天，他就多睡半點鐘，連那顆法國式麵包都省下來，準備午上在飯店裏多吃他半碗飯。房主不明白他的苦衷，今天一早把他叫醒了，把他的計劃弄失敗了，他那得不恨！他肚子裏實在空得利害，他知道今天的三個銅子省不成功了。

學校的學費，教科書，衣服，鞋襪，文房用品，剪髮，洗澡，新聞，郵費，交際會費，每個月的支出實在不少，祇靠這幾十塊錢的官費去分配，怪不得O考究出這許多省錢的方法來。不單是O，和O同境遇的都一樣。

○在教室裏，沒有留心先生教些什麼。他祇呆呆的想，今天除了學校制服的銅釦子，和一枝鋼筆之外，他手中身上再沒有金屬品；不單今天課後，想洗澡沒得洗澡錢，連明天買麵包的三個銅子還沒有籌到手。因為經濟問題弄得他上課全是形式的，沒有半點心得；他祇機械的像打字機一樣，把教授的講義一字一句都抄下來。他是來日本長期的參觀學校，他祇旁觀同級的，日本學生活活潑潑地求學。

他在飯店裏吃了午飯，他還只管坐在食卓前，不想到學校去，他像有什麼事在這飯店裏沒有辦完。他不時注意那幾個同食檯的，和他的境遇一樣的留學生吃完了飯沒有，若有人留神望他的臉，就能夠看見他的臉發赤。

「痛快！痛快！廚房！再替我暖一合酒來！」一個天眞爛漫的，

比他年輕的學生坐在他對面，一盤炒肚尖放在他面前，快要空了，他手裏的玻璃盅也比洗過了的還要乾淨。

店主人是個寡婦，快到五十歲了。她未成寡婦之前是個神戶古屋間來來往往的流娼，後來從良嫁給一位守門狗——每日穿件黑衣，拖把短劍，在一個衙署門首站崗的守門狗。前年丈夫死了，她領了些恩俸跑到東京來尋生意做。她不知從什麼地方聽見留學生的生意容易做，便找了一位中國廚房，在住留學生最多的且區內開了一間館子兼飯店。一間小店鋪，樓上住了幾個學生，樓下的店面挑了兩張檯，替附近住的留學生包辦伙食，也買些簡單的中國菜。幾十個經濟困難的大學生也加進了去。

在O對面坐的年輕學生姓章，是個運動大家——在大學運動會，擲圓盤得過最高點的運動家——，體魄很強，食慾也大。尋常的飯

菜，不夠他做燃料。今天天氣有點寒，他加吃了兩盅酒。

「有兼人之食，而：：」坐在C旁邊的K君向着章君笑。章君不理，只管吃他的酒。K君見章君不理他，便翻轉頭來，繞着眼睛向C。「哧！哧！哧！嘻嘻嘻——」的笑，他的兩列似青非青，似黃非黃的很長的牙齒縫裏塞着幾片青菜葉的碎屑。C因為經濟問題，在搜索苦腸，那裏還有工夫說笑。

「到植物園去走走麼？」K覺得沒意思，再向C敷衍一句，他站起來了。

「：：：」C祇搖搖頭。K一個人出去了。

「你下午還要到學校去？」章君看見K去了，才問C。

「我就要去了。」C也站了起來。

「快到一點了！你還不去？你沒帶錢麼？」

「保存在倉庫裏！」C不覺笑了。

「你的也託了他保管麼？痛快！痛快！哈！哈！哈！哈！」章君望着C大笑了一陣。

C望不得K快點兒去，好向飯店的主婦辦個小借款的交涉。C歡喜極了，店主婦竟答應借五角錢給他，等到月底和伙食費一同結算。他有了五角錢在身上，下午在學校裏居然聽見教授說：

「你們要把 *Pargonite* 和 *Palagonite* 的區別記清楚。」

「記不清楚，不要緊。」一位愛淘氣的學生大聲的說。

「爲什麼？」先生像要惱了。

「到那時候再來問先生不可以麼？」學生笑着說得全堂笑了。

他下了課，順路去訪一位姓彭的友人。姓彭的是和他同一個中學出身的，現在進早稻田的政治經濟科。彭君恰好在家，讓他上樓拿張

熱子給他坐下。

「老O！你昨晚上來就好了！我昨晚上請了客呢！不是別人，就是館主人一家。我祇花了四五塊錢，他們吃得嗚呼哀哉！威士忌一瓶！牛肉斤半！豬肉兩斤！弄火鍋吃！還添了幾合正宗（日本酒名）和兩大盤生魚片。真的吃不了，你來了就好了！」

「豈有此理！對我說這些話，不失禮麼？彼此雖熟，沒有客氣，但說話也總得留心些。」O心裏這嗎想，沒有說出來。

後來C問彭君寓裏的主婦，她說彭先生那晚上買了兩合正宗和兩角錢的燒山芋請她們吃是真的。還害了她的十多歲的小孩子跑去買燒山芋，跑出了一身汗。

### 三

C由彭君那邊回到家裏，快要四點半鐘了。他把爛書袋放下，

忙跑去澡堂裏，洗他半個多月的積垢。C是很喜歡洗澡的，因為每月的官費青黃不接，所以近來澡也少洗了。洗了澡回來懶懶的倒在簾上，他想他的五角錢既去了十分之一了，要把要緊的用品先買回來。礦物學的先生的講義走得像汽車一樣快，速記用抄本還差三四頁就要完了，非買一冊不行，但最便宜的也要三角錢，買了之後就所剩無幾了。官費作算靠得住，也還要十多天才得領，這十天內怎麼辦呢？他的獅子商標的紅色牙粉前星期就用完了，他幾天不用牙粉了。到月底領到官費非多買一二包放在那邊不行。

到了六點半鐘，他還是到飯店裏去吃飯。在飯店裏他聽見一個好消息，說今天下午官費生借青年會做會場，開了一個要求增加官費的大會，已舉定了代表，要代表回北京去向教育部直接交涉。

因為要求增加官費不知上少多了稟子，打了多少電報，教育部

一個不理。官費生沒有不罵教育部無天良的。但是聽說教育部也是每月自己籌款，才能維持現狀，那裏管得留學生許多。

C吃了晚飯，暫不回寓，在一條最鬧熱的街道上慢慢走着看擺夜攤的。走來走去的留學生都很神經興奮似的，像給夏天的烈日曬熱了的池塘裏的一羣魚一樣。

C在電車線路終點遇見了同教室的W君。他是那一省的官費生代表。他像很忙，他說的話C還沒聽清楚，他就急急的跑了。C因為遇見W君便想及W前兩星期說的話。C想國家的臉子早失掉了，索姓痛痛快快的鬧一鬧也好。

W前兩星期對說IC的也是關於增加官費的話。W那班的主任教授是Y博士——對着中國人便拿高帽子出來，背過臉去便把中國人說得卑鄙狗彘的Y博士。前兩星期也在青年會開了官費生大會，決



議要求增加官費。開會的理由和會場的情形第二天就在各新聞上用大大的字登出來了。那時候W君跟着Y博士到日本中部山中爲調查旅行去了。Y博士在旅途中看了新聞，便問「你們留學生每天不讀書，在鬧什麼餿？」W君告訴他鬧的是什麼。博士又問「你們一個月到底領多少官費？」W君又告訴他。博士後來歎了一口氣說「我們日本的鄉下人送他的子弟來東京進中學，每月也不止給這幾十塊錢。你們的政府當初是不是以求學的目的派你們來日本的麼？我以前叫你買那幾部參攷書是沒有買了，是嗎？那又難怪你們鬧了。」

「政府當我們是種冗員，早就想把我們裁汰。」W君想說出來，又中止了，C也覺得中國政府太無勇氣，不敢叫官費生回去。叫了回去，也可以多養幾營軍隊擁護自己的勢力。

O還有一件很担心的事，他是南省的官費生。南省教育由北方

請了一位很時髦的教育家去辦。這個時髦教育家，頭腦是狠明晰的，他一定不會批准增加官費給學生。何以呢？因為南方是反對北方政府的，教育部的批准，南省當然可以不照行，這個淺顯的道理，時髦教育家那有不曉得的。O忙跑去問本省的管理員，管理員所說的果然和O所豫料的一致。

學校章程定有實習的必修科，到了冬假春假或暑假要利用假期去實習。從前教育部也定有實習費章程，近來說要節省糜費，把實習費取消了。到了冬假O就要去實習，他預先去了一個桌子向時髦教育家請旅費，他相信時髦教育家一定不會打起官話來拒絕他。假期到了，他到管理員那邊去看由時髦教育家那邊批回來的批詞却是「前據教育部：：該生所請應毋庸議。」的一篇官話！O在「新青年」裏面，讀了許多時髦教育家的言論，他是很佩服時髦教育家的，

他不知道時髦教育家的言行不一致！O想批的時候，時髦教育家沒把外國學校規則查一查麼？沒有仔細想想該用官樣文章去敷衍了事麼？O從前像一班無定見的青年帶着灰色眼鏡去看那位時髦教育家，現在他用X光線去檢查他了。

四

O蹣跚躑躅在街道上走了半點多鐘，覺着有點兒寒，便由近道回到寓裏來。坐在門首除鞋，還沒上去，館主人便出來說有客在樓上等着。

「言君麼？來了多久？」O認得是同鄉的言君。

「來還不到十五分鐘。聽館主人說，O君吃飯去了。不久就要回來，所以我就上來了。很對不起。」言君是個非常誠懇的紳士，所以說話也和做文章一樣，有前提，有結論，起承轉折，很能得中。

言君有點年紀了，他早在明治大學畢了業。畢業後就有人請他回國去幫辦政事，但言君立的宗旨很定，不願隨波逐流，不為五斗米折腰，所以他還留在日本研究。言君有點鬧名士派，不很講究外觀，他那個大學制帽的四角帽黑色變成黃色了，取下來放在櫃上，會軟成一堆，全沒有一頂制帽的體裁。制服上五個銅釦子，祇剩下三個，襟口和袖口早爛了幾塊，像給鼠兒咬爛了。制服原來是黑色，言君不知穿了多少年數了，他在太陽下走過時，那制服竟映成紅色。他的洋褲的正門上幾個釦子，也像不是全數了，裏面穿的中國褲子半白不白，半黃不黃的露出來。他在家裏絕對不用日本服，他穿中國長衫和短褂子，還巴上一個肚兜。他穿的中國褲筒有水桶那嗎大。制服上一條白色硬領兒早給油垢塗黑了。

言君的日本文很可以，但不很會說日本話。他身邊常帶着一本

日記簿和一枝紅鉛筆，坐電車，問路都用筆談。有這種種緣故，他不情願住日本人的家裏或館子，他在一個中國商人的樓上租了一間許多蛛網和煤烟的房子。

言君是來徵求C對於恢復救國日報的意見。

「國早亡了，還趕得上救麼？」C比言君歲數小，但意志却比言君頹唐。

「不是這樣說的，國家還有一秒鐘工夫的命，我們都有救國的義務。……現在東京的團員裏面祇有Y君，S君和你。……我看還是望你出來號召一下，比較沒有黨派的色彩。現在中國……祇怕無人，不怕無錢。……外可以懼……內可以收……」言君正襟危坐，在C面前演了一場說，結局給他感動了，降服了他了。

「那麼我們就在下星期六先在青年會先開一個預備會！這回非

C君出來不行。『書君臨別時再三的叮囑要O到會。O送了言君去後，覺得自己的知己要首推言君。』

C回到案前坐下，貼屁股的蒲團還沒有暖，館主人又上來說有客。跟着館主人上來的客戴一頂帽筒上纏有兩條白帶的制帽，身上披一件黑斗蓬，是學生間最流行的一種防寒具。原來是L君。L君說明天是學校三十幾週年的紀念日，放假一天，所以跑來談談。

『今，今，今今晚沒沒沒有出去麼？』L君有一個奇癖，他說話是重重疊疊的。他還有一個怪癖，是怕人知道他有錢要向他借。和他同走路，他一定說想買些什麼用品，說後便把荷包取出來，一面開一面便說：

『錢，錢錢不夠了，改改改改天再買，買罷。』但他的同學都說他身上有兩個荷包。聽說L君的長男在中國內地中學快要畢業，

L君在日本還是高等一年級生。他的同學都說他的笑話，若L君再留級一年，明年他的長男來日本進高等就可父子同學了。L君頭腦本來不壞，不至于留級。但他志趣高尚，不願早日畢業回去與鷓鴣爭食，所以自己延長肄業年限，在日本領官費多讀點書。

五

L來訪C不是完全無目的，他是來向商量一個妥善的方法把他同鄉並且是同學的程君送回國去。

近L君的學校有家成衣舖。成衣舖的主人姓吉江，他的女人名叫文子，兩夫妻之外還有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兒和一個七八歲的兒子。女兒的名叫綾英，兒子的名叫小虎仔。綾英有位同學嫁了一個早稻田大學出身的中國參議院議員，到中國去了。綾英和她的同學常在通信，她的同學來信說，她到中國去如何的幸福，如何的快樂。她

的同學又來信說，她的丈夫如何的愛她，如何的溫柔，並不像日本男子那末粗暴。她的同學又來信說，中國的建築物如何的堂皇，如何的高大，不像日本木造的，草蓋的矮那末討厭。她的同學又來信說，她在支那的首善之區，天天都駕着馬車汽車到公園酒樓去玩。她的同學又來信說，她是無產階級的平民，一來支那就可以跟着丈夫榮貴起來，能夠和日本的高官大爵貴族華族交游。她的同學最後來信勸她千萬莫嫁日本人，要嫁支那人。

綾英給她的同學灌了兩杯酖毒的酒，每天祇昏昏沈沈的在描想支那的空中樓閣。嗣後她常在高等學校前徘徊着，想釣一匹留學生去和她湊對。搖搖擺擺來上釣的就是L君的同鄉同學程君。

程君無論對什麼事都很慎重精細，祇有對女人一件事，他不能夠把住他的慎重精細的主義到底。程君是個很和藹可親的人，更能



夠叫綾英相信她的同學說對，中國人比日本人溫柔多情。

程君顧着綾英就不顧學校了。程君今年暑假的下第，是第二次了。照留學生管理章程，同一年級不准連續三年，至多讀兩年，就昇級。程君的官費因此就取消掉了。

程君住在吉江家裏拿不出錢來，吉江夫婦漸討厭他起來了。綾英說程君的落第是她害了他，她便在A區的貧民窟裏找了一間三張席的房子，把程君的行李搬過去，一同住下。綾英每天到一間煙草製造房裏去當女工，每天可以賺四五角錢的工錢，買米回來煮稀飯分着吃。程君沒有嘗過這種貧苦家庭的滋味的，每晚上對着像鬼火一樣的洋燈垂淚。可憐他們一個月六角錢的五燭電燈都點不起。

綾英叫程君要繼續着用力，準備來年再考第二間的官費學校。程君那裏還有心思考官費。綾英說不考官費也使得，等她加了工

資後，再送程君進明治大學去插班，一年可收三年的功效。

不知綾英在什麼地方借到了五塊多錢，據綾英說是向一位做糕餅店生意的表姊那邊借來的。她把這五塊錢給程君要他到明治大學去報名入學，因為明治大學祇要有錢，隨時准中國人進去的。程君第二天出去，買了好些魚肉回來，因為他吃稀飯吃得太久了，胃袋像枯燥得很，脂肪分要求得利害。綾英嗣後每晚都出去，要九十點鐘纔得回來，家計倒比較從容了，但程君總有點不願意綾英出去。綾英說她在家裏，程君不肯用功，只管抱着要她求接吻，所以她出去讓程君一個人在家裏用功。

程君覺得綾英對自己一天一天的疎遠，綾英也覺得程君近來的脾氣變壞了，兩人中間像給一重烟霧遮蔽着，彼此看不明白了。綾英的媽媽文子不時走過來。在三張席的房子裏，你看我，我看她，

她看你，各人都不能把自己想要說的說出來。女子像有話對綾英說，注視了綾英一刻，又翩轉頭來望望程君，這時候程君很自重，站起來說，要到神田去會朋友，一個人跑出來。

『你母親今天對你說什麼話？快告訴我！』程君那晚上跑回來，不見綾英在家，一個人參禪一樣的坐着等了一點多鐘，才見綾英進來；禁不住氣憤憤的問。

『沒有什麼。』綾英跑過來坐在程君面前，笑着勸慰程君。

『撒謊！坐了一天沒有說什麼，難道是啞吧麼？』程君的怒焰和飢餓隨肚子裏一齊發出來。

『雖然有話說，但是你不喜歡聽的，也是我不願意聽的，你又何必定要我說出來！』綾英在哀懇。

『快說來！不說我別有打算！』

「媽：：就是希望你說的話能夠實現，她望我們倆離開！」綾英伏在席上哀哭着，「我：：我們中間的：：那：：，媽還不知道！」

「要離開不是離開？離開算了！」程君並不是忍心把綾英撇下，不過他是卑怯，怕負擔重重的責任。

「啊！啊！啊！你變了：：：心！：：：我：：：」綾英再說不下去，她知道她半年的苦心要歸水泡了。我一個不要緊，那個——雖然不敢預先斷定一定養得活——怎麼樣處置呢！？」

## 六

綾英近這兩個月身體失了常態，近這幾天心頭時常作惡，吃下去東西都吐出來，身體漸漸的瘦削。她心裏很耽憂，怕再過幾個月身體就不能到煙草局去做工，那時候的生活如何過得去！程君知道他的懷疑竟成了事實，他棄綾英之心愈堅決了。

綾英怕幾個月後不能到工場去圖活，想預節點款，她覺得有些對不住程君；但她精神上確非常的潔白，她愛程君的心一點沒有變，不單沒有變，還更加熱烈！

程君在日本——在留學生社會裏身上像烙了印是綾英的丈夫了，他知道不能用硬法棄綾英母子，他祇好用軟法了。他對綾英說，像這樣的狀態——像兩個猴兒打架，彼此不放手，在山頂上滾來滾去，終久要滾進山溪裏面去的狀態，他在日本住實在無了日。他又對綾英說，不如讓他回國去，去看看機會，也得看風駛船活動活動。他又對綾英說，他能夠籌得銀到手，他就捲土重來，再來日本定購大學畢業文憑。他又對綾英說，若籌款不到手，他就向政界方面活動，謀個顧問或參謀做做，因為中國現在政局用人不要什麼學問，祇要頭會鑽，口會吹，手會拍。他又對綾英說，他的幾件行李——

幾箱爛書和幾件衣服——暫存在這邊。他又對綾英說，若他覓到了差事，不再回日本，就會寄旅費來接綾英回去。他不把幾件爛行李帶回去，騙倒了綾英。

程君的回國是他是同鄉們勸他的。同鄉三四十個人每人捐了兩塊錢給他，他說這幾天內就買船票回去。

C和L和他的同學同鄉都以爲程君早回國去了。

過了兩個多月，一天晚上北風刮得非常利害，有一個客跑到C寓裏來，把C嚇了一跳。

「你不是回國去了麼？怎麼還在這裏呢？」C驚疑得很。

「很對不起，攪擾你了。」程君比平時十二分的謙恭，跪下去磕頭。

「那算什麼樣子？」C止住他，

天氣很冰，程君身上沒有外套，也沒有斗篷，坐着打抖。幸得C房裏燒了炭，叫他向火鉢靠近些。程君兩耳很紅腫，雙頰也凍得不紅不紫，他像感受了熱，臉上發癢，雙手覆在面上輕輕的摩擦過了一刻，他雙手托着下顎，不轉睛望着火鉢中的火。

『現在住什麼地方？』

『住在市外的T村××番地S館。我本來要回去！恰好那時候接到南洋的兄弟來了封信，說馬上就兌錢來給我。我想來年二月間考了那幾間官費學校再回去，相差不過四個多月，所以我就在S館住下了。』

『沒有到那間學校上課去？』

『祇自己在家裏準備考學校的功課。』

程君還說了許多後悔的話，也說以後要如何努力。兩個人吃了

幾盅熱茶之後，沈默了一會，

『你吃了飯沒有？你像還沒有吃晚飯。』C聽見程君肚子裏咕嚕的響了幾陣。

『不，不要緊，……我吃過了。』程君挨着餓很客氣的說。他不單沒有吃飯，並且還空着肚子跑了許多路。

『不要客氣，客氣是自己吃虧。』O用日本話說。

『C君不是在外面吃飯麼？』程君知道O的寓裏要不到飯吃的。

『吃麵不好麼？我叫館主婦買去。』

『真對不起了，真對不起了！』O早跑下樓去了，程君一個人還在說『對不起。』

過了四十多分鐘，館主婦用一個珠漆的托盤端了一碗肉絲麵



兩碗淨水麵上來。程君連說了幾句多謝，龍吞寶一個樣子，沒到一分鐘光景，把三碗麵吃得精光，連碗邊上染着幾片蔥葉都用用舌尖舐過來吃。O看着幾乎掉下淚了。

「真對不住了！真對不住了！累你多花錢了！今晚上的麵很頂力，比什麼還要好吃。」怕係麵湯的蒸氣，把程君兩道鼻水蒸出來了，他從衣袋裏取出一片又縐又黑，毛鬆鬆的紙，向鼻門上拭。

七

樓下館主人的掛鐘响了十响，外邊風更刮得利害，那幾扇窗門板給風吹得振動得利害，像快要倒下來。程君看是時候了，

「C君！很對不起，我真不好意思說出口。我由南洋的錢遲早也快到了，到了馬上送回來。不知C君從容麼可以通融一二十塊錢麼？我欠了兩個月的館賬，實在不好意思再欠了。很對不起。」

『一二十塊！』C給程君嚇昏了。程君以爲C是個很節儉的大學生，一定有餘錢。

這個難題，C實在沒有能力替程君解決。兩人向着火缺，守了點多鐘的沈默。程君見夜深了，

『很對不起，太晚了，改天再來拜候。』程君站起來，再鞠了兩鞠躬。他才踏出房門，身體又打抖起來。他再翻轉頭來臉紅紅的向着C，

『不瞞C君了，我因爲沒有車資今晚上是走路來的。現在坐了許久，腿子坐麻了，走不動了，可以借一二角錢做車資麼？』

『由T村跑來的！』C吃了一驚。T村到H區的距離至少也有二十里，若再沒車資，不是走到天亮，C向自己懷裏一摸，也臉紅紅的，程君很通氣，像看出了C的苦衷。

「不客氣，不要替我就心。走路還暖和些。」

「不，不！我向館主人借看看。」C又跑下去借了五角錢給程君做車費，程君垂着淚跑了。

嗣後C沒有聽見程君的消息。

今晚上L跑了來，C才知道程君因為欠了四個多月的館賑，拉到警署裏去了。拉到警署裏受凍一兩晚後倒可以保釋出來，現在應研究的是要如何送他回國去。L君用很熱心而且誠懇的態度，突，突，突，的說。

C給他們——L和言君——鬧了一晚，神經興奮，睡不着，第二天九點多鐘才醒過來。他醒了還不情願起床，伸手在枕旁一摸，有兩張新聞，和幾張明信片。這些明信片不是寫「本會于××日假座……開大會……略備茶點……務望撥冗蒞臨……××會啓。」就是寫

「本會前于××日……開選舉大會……足下當選為……事關重大務須出席。」C怪他們來讀書的人也有許多閒工夫分出來練習政治手腕。C起來之後還是到學校去，下了課之後還是到那家飯店裏去吃飯。

「我們到管理員那邊去借幾塊錢用用好麼？」C因為下午沒有課，吃了飯邀章君到管理員那邊去。

「贊成！贊成！你有把握包借到手麼？」

「只管去看看，捨一角五分錢不要！」東京市內的電車不間近這一往復十五個銅子。

「我們不應當強硬要求，要多拍幾下才對。」年輕的章君，說起話來倒像這海裏游泳過來的人。

兩個人跑出停車場遇見了陶君，章君喪了胆，因為他知道這位陶君是常到管理員處借錢的，若陶君也說到管理員那邊去，我們想

借的款就包管不成功。

陶君是省同鄉會長又是留學生總會評議部的副議長，他說話時把南北音共熔一爐，調起腔兒說，聽的人愈聽不清白。高興的時候就指手劃腳，有時候說一句就伸手在下腹部洋褲子的門首摸一摸像有週期似的。他現在看見C和章君來了，異常高興，又在指手劃腳地說起話來了。

「C君！同鄉會選舉了你當幹事。」

「誰選我的？」C很不情願當傀儡。

「同鄉諸君！」陶君正言正色的把兩個肩膀向後一退。

「同鄉諸君裏面我認不得幾個，多承你推薦把我選出來了。多謝多謝！你替我運動了多少票數？」C笑了。

「沒有什麼事幹的，掛個名罷。哈哈！」陶君行了一個舉手

禮，搭了反對方向的電車去了，章君才安心了。

## 八

在電車裏兩個人閉着眼睛坐着，並不說話。C知道章君有一種性癖，他不喜歡在日本人面前和中國人講中國話。C還有一位同學謝君更利害，他上邊穿的是像蝙蝠翼一樣的日本和服，下邊穿條日本裙和一對日本高木屐，高高的把雙肩聳起，左肩上掛一個書袋，右脅下挾一把紙傘，腳未曾舉步，頭先向前伸，看見他走路的人都很耽心，怕他要向前方伏着倒下去，也有人稱讚他和日本學生沒有兩樣！

C和章兩個在電車裏打盹了四五十分鐘，在一個停車站下了車。他們到管理員家裏時，管理員正在請客。請的客是大學法科出身的法學士，頗負時名，管理員才請他。管理員看見C和章兩個，呈一

種不高興的臉色，知道他兩個又來纏錢了。

「老先生！我這裏要命了呢！你還說借錢！省裏打了幾個電報都沒有覆，下個月的學費還不知道發得出發不出呢！」一個可以借，兩個也可以借，三個，四個，五個，十個，二十個都要借，管理員也有苦衷。有餘剩公款，借還可以，要管理員拿出乾本來借給人是萬萬辦不到的。

費了許多口舌，談判兩三個時辰，管理員說：「從前預支了十五塊，現在准再借五塊，章君則借十塊，兩個借到了錢歡歡喜喜走到停車場時已近黃昏了。」

章君說要買防寒羊毛衣去，他是個經經濟濟大家，他要在幾十個大洋貨店的玻璃櫥前站過幾回之後才買得成功。○看章君一個先搭市外電車去後，因為借到款了，他搭比市內電車舒服的高架線電車

回到H區，架高車比市內車，車資要貴五分錢。

C在電車裏遇見在青年會寄宿舍住的F君，F君告訴C下星期六青年會的人要全體參觀K區的女子職業學校，問C加進不加進。C暗想青年會的幹事也太無聊了，今星期說參觀，下星期也說參觀，再下一星期又說參觀。至參觀的是女子大學，女子高等師範，女子美術學校，女子家政學校，女子醫學校，今又說參觀女子職業學校，無一而非女子！許多有益的，能夠增見聞廣見識的男性學校却不願參觀，他們祇喜歡看女人。

F君說是看運動會回來，他像跑得很困乏了。C注意及他帶的很厚的近視眼鏡，因注意到他眼梢的青筋不住的跳動。到C了M停車場要下車，F還差兩站，C要F一同下車到飯店去吃飯。F若在M站下車，他的車票就前途無效。



「在這裏下車罷。請到我那邊吃個便飯去，也得暢談暢談。」  
C催F在M站下車。

「：：：吃C一頓飯，回去時還要買張車票，F在這瞬間真大費躊躇。」

F君也有怪癖，他到菜店裏——不論西菜店中菜店——，他先要索定價表看，若菜單上沒有價錢，他就點一個明知做不出來的菜叫廚房做，若廚房說可以做，他又耍嚴限時刻，一定要弄到和菜店吵一回便跑到第二家去。C常帶他到幾家便宜菜店去吃，先要告訴他那一種定價多少，那一樣價錢便宜，F才安心坐着吃。

F現在青年會單租房子住，飯在外邊吃，有時候買些燒山芋燒甜薯回來就過一天。

F從前住在日本人家裏，搬家的時候沒有錢打賞他的房主，房

主婦說，從前某先生在這裏住，去的時候賞了她幾塊錢。F以後到對人說某先生開了這個惡例，累及他，是留學界的敗類。

C吃了晚飯回來倒在簾上，思索這兩天的經過，覺得自己做了不少的事情，他就昏昏沈沈睡下去了。

借來的五塊錢又用完了，年假也快到了，他一面要籌款奔走，一面又要準備試驗，C比奔走年關的細民還要辛苦，還要悲哀呀！

一九二二，五，十八夜，東京。

一班冗員的生活



# 木馬

C今年六月裏在K市高等學校畢業了。前星期他到了東京，在友人家裏寄寓了兩個星期，準備投考理科大學。現在他致進了大學，此後他就要在東京長住了，很想找一個幽靜清潔的，能夠沈心用功的寓所。

歐洲大戰沒有發生之前，在日本的留學生大都比日本學生多錢，很能滿足下宿旅館主人的慾望，所以中國學生想找地方住也比較容易。現在的現象和從前相反了，住館子的留學生十個有九個欠館賬，都比日本學生還要吝嗇了，日本人見錢眼開，對留學生既無所食，自然不願收容中國人了。並且留學生也有許多不能叫外國人喜歡的

惡習慣，更把收容中國人的容積縮小了。中國人隨地吐痰吐口水的惡習慣差不多全世界的人都曉得了。

去年我在上野公園看櫻花，遇見三四位同胞在一株櫻花樹下的石椅上坐着休息。有一個像患傷風症，用根手指在鼻梁上一按，咕嚕的一響，兩根半青不黃的鼻涕登時由鼻孔裏垂下來，在空氣中像振子一樣的擺來擺去，擺了一會，嗒的一聲掉在地上。還有一位也像感染了傷風症，把鼻梁夾在拇指和食指之間，呼的一響，順手一拈，他的兩根手指滿塗了鼻涕，他不用紙也不用手巾拭乾淨，祇在櫻花樹上一抹，櫻樹的運氣倒好，得了些意外的肥料。

我還在一家專收容中國人的館子裏看了一件怪現象。我到那邊是探訪一位同學。那時候同學正在食堂裏吃飯，我便跑到食堂裏去，食堂中擺着幾張大檯，每張檯上面放着一個大飯桶，每個飯桶裏面

有兩個飯挑子。有幾位吝嗇的先生們盛了飯之後，見飯挑子上還滿塗着許多飯，便把飯挑子望口裏送。

還有許多不情願洗澡不情願換衣服的學生，餓得敵不住的時候，便用洗臉盆向廚房要了約一千立方生的密達的開水拿回自己房裏，閉着門，由頭到胸，由胸到腹，由腹到腳，把一身的泥垢都擦下來。他們的洗臉帕像飽和着脂肪質粘液，他們的洗臉盆邊滿貯了黑泥漿。隨後他們便把這盆黑泥漿從樓上窗口一潑！坐在樓下窗前用功的日本學生嚇了一跳，他的書上和臉上濺了幾點黑水，氣惱不過跑去叫館主人上樓來干涉。

有了這許多怪現象，所以日本學生不情願和留學生同館子住。很愛清潔的留學生也受了這班沒有自治能力的敗類的累，到處受人排斥。不分好歪，有一位留學生搬進去，日本學生就全數搬出，所

以館子的主人總不敢招納中國人。

C在學校附近問了幾間清潔的館子，都說不收客支那人，他傷心極了。他傷心的理由是館主人不說他一個不好，祇說支那人不好。他的頭腦很冷靜，他不因館主人不好便說日本人全體不好，他祇說東京人對待留學生刻薄，因為他在K市住了三年，K市的館子和人家都招待他不壞。

C決意不在學校附近找屋子了，他也不想住館子了。他想在東京市外的普通民家找一個房子寄居，他近來在市外奔走了幾天，尋覓招租的房子。

C走了三四天，問了十幾所房子，都沒有成功。有的是不情願租給中國人，有的是房租錢太貴，有的說不能代辦伙食，有的是C自己嫌房子太寬或太窄。到了最後那一天他在東京北郊找到了一所

房子。

館主人是個六十多歲的老翁，他的家族共四個人。是他，他的兩個女兒和一個小女孩兒。

「先生原籍是那處地方呢？」C的日本話雖然說得不壞，但館主人的大兒女像知道他是外國人。

「我是留學生。」

「啊！先生是由中華民國來的嗎？」

她翻轉頭來望着站在她後面的約三歲多的小女孩兒，很客氣的說。「貴省是那一省呢？」她再望着她說，她像很知道中國情形似的。

「我是K省人。我來日本住了六七年了，日本的起居飲食我都慣了，這點要望貴主人了解。」C是驚弓之鳥，不待她質問，自己



先一氣呵成的說出來，可憐他怕再聽日本人說討厭中國人的話了。

「說那裏話！那一國人不是一樣？！這點倒可以不必客氣。可是……等我去問問我的老父親，想沒什麼不可以的。」她站起來跑進去了。那三歲多的小孩兒也帶哭似的叫着「媽媽」跟了進去。

C在門口等了一會，那女人抱着小女孩兒再出來了。「那嗎請先生進來看房子麼？裏面髒得很，先生莫見笑。」「多謝，多謝。」C一面除靴子，一面說。他心裏暗自歡喜，他到東京以來算是第一次聽見這樣誠懇的話。

二

館主人姓林，我們以後就叫他林翁罷。日本人的名字本來太贅，什麼「猪之三郎」，「龜之四郎」，不容易記，還是省點精神好些。C常聽見林翁叫他的大女兒做瑞兒，大概她的名是瑞兒了。在他家

裏住了一星期，漸次和他們親熱起來。晚飯之後瑞兒常抱着她的女  
孩兒過來閒談，才知道她的名叫瑞枝，她妹的名是珊枝，她的三歲  
的女孩兒名叫美蘭。

「美蘭像我們中國女人的名，誰取的名？」

「是嗎！係貴國女人的名，是不是？」她笑着說。她不告訴她  
誰替她的女兒取名。

林家的房子大小有四間，近門首一間是三鋪席的房子，安位一  
鴛鴦衣車和幾件粗笨家具。靠三鋪席的房子是一間六鋪席的。她們  
姊妹就住這房子裏。她們姊妹的房子後面有一間四鋪半的房子，和  
廚房相聯，是林翁的臥室。租給C的房子也是六鋪的，在後面靠着  
屋後的庭園，本來是他們的會客室。清貧的人家沒有許多客會，所  
以空出來租給外人，月中收回幾塊錢房租。

瑞枝每日在家裏替人縫衣裳，大概裁縫就是她的職業了。林翁的職業是紙細工，隔一天就出去領些紙料回來做紙盒兒，聽說每日也有四五角錢的收入。除了星期日和祭日C差不多會不見瑞枝。瑞枝每日一早七點多鐘就梳好了頭，穿好了裙，裝扮得像女學生似的，就托着一個大包袱出去。要到晚上八九點鐘才得回來，門鈴响時，聽得見她的很嬌小的聲音說“Tada-ima” (Tada-ima, 是日本人出外在回來對家家人的一種禮詞。) 隨後聽見她在房裏換衣裙，隨後聽見她在廚房裏弄飯吃——她的父親，姊姊和姪女兒先吃子，她回來得遲，祇一個人很寂寞的吃。瑞枝不很睬中國人，對中國像抱着一種反感，不很和C說話。C以後聽見瑞枝說瑞枝是到一家銀行裏當司書生，每日上午八點鐘至下午四點鐘在銀行裏辦事，每月二十多塊的薪俸。四點鐘以後就到一間夜學校上學，要九點多鐘才得回到家

裏，C心裏暗想「原來如此，她是個勤勉有毅力的女子，所以着不起時常晝寢的我！」

瑞枝雖算不得美人，她態度從容，舉止嫺雅，也算一個端麗的女子。看她的年紀約摸有二十五六歲，C幾次想問她，又覺得唐突她，此刻還不知她多少歲數。家事全由她一人主持，她的父親，到妹妹的收入都全數交給她，由她經理。他們的生活雖然貧苦，但他們的家庭像很平和而且幸福。

瑞枝閒着沒有衣裳裁縫的時候，抱美蘭，坐在門前石砌上呆呆的凝視天際的飛雲。C祇猜她是因為沒有衣服裁縫，減少收入，所以發獸。美蘭是個很白皙可愛的女孩兒。她母親說她已滿二週年又三個月了。她的可愛的美態不因她身上的破舊衣服而損其價值。她學說話了，不過音節還不十分清楚。她還吃奶——她母親親說本

來可以斷奶，不過斷了奶之後，自己反覺寂寞。她給她的女兒吃奶算是一種對她的悲寂生活的安慰——，吃夠之後坐在她母親膝上發一種嬌脆而不清白的音調唱「美麗花，庫沙拉！……」（日語「櫻」之後發音為「沙庫拉」）的歌。唱懶了伏在她母親胸上沉沉的睡下去。

聽說美蘭不會說話時，祇會叫「媽媽」和「啾」。她的母親做「媽媽。」肚子餓的時候也叫「媽媽。」「啾」是她的母親時警告她母親的感動詞。她一叫「啾」，她的母親怕她的大便弄髒了衣裙，忙跑過來替她解除裙子。近來她能夠區別大小便，她用「啾」代表小便，要大便時另採用一個「啾」字。

美蘭不能一刻離開她的母親，像瑞枝一樣的不能離開她。瑞枝要做夜工，美蘭晚間醒醒之後摸不着她的媽媽時，便哭着叫「媽媽」

「叫過幾次不見了的母親過來，便連呼『呀！』，『呀！』，仍不能夠威嚇的媽媽，她的最後手段便是與着呼『布！』，『布！』，叫得她母親發笑。

她在美蘭家裏住久了，有時也帶美蘭到外邊玩。瑞枝要美蘭叫C做C叔父，美蘭便叫『C督布！C督布！』

瑞枝家裏的經濟程度像不能夠把美蘭養成一個天真爛漫活潑歡樂的女孩子。美蘭先天的不是神經質的，憂鬱寡歡的小孩子，她的境遇和運命把她造成一個很暗慘的女兒。她後來聽人說瑞枝年輕時是一個多血質的活潑的女兒，美蘭的生身父也是一個不管將來死活，只圖眼前快樂的享樂主義者；那嗎美蘭的憂鬱性質當然是她的運命和逆境造成了。

### 三

美蘭近來穿的是一件半新不舊的青色間紫花條的絨布衫，衫脚已經爛穿了幾個孔兒，聽說這件衫還是去年中年節隔鄰住的船長送給她的。還有一二件棉衣聽說是美蘭的生身父的友人的送禮。此外幾件家常穿的衣服都是由瑞枝自己的舊衣改裁的。瑞枝背着美蘭出去，在布衣店前走過的時候，美蘭忙伸出她的小指頭指着華彩的衣服說，

「啊！好看的！啊！美麗的！美兒要穿！美兒要穿！」美蘭跟着她的媽媽稱自己做美兒，她拚命的抱着瑞枝的頸不肯放，要瑞枝停着足看那華彩的衣服。

「美麗的！美兒想要！」美蘭帶哭着說。

「媽媽今天不帶錢，美兒！明天再來買給你。」瑞枝臉紅紅的屈腰硬把美蘭馱了去。美蘭知道她媽媽又騙她了，在瑞枝背上雙眉

不住的亂擺，不願離開那間布衣店，她哭了！美蘭回到家後還在哭，瑞枝抱着她也滴了許多眼淚，

『媽媽那裏來錢！美兒！』

瑞枝祇能夠買三角錢一對的木屐給美蘭穿，小屐的趾絆太窄，擦爛足趾皮，美蘭不願穿。她常拖着她媽媽穿的高木屐到外邊去耍。她看見鄰近小兒們穿的皮鞋，羨慕極了，也哭着叫『C 督布！美兒要喳喳穿！』鄰近的小兒穿着橡皮鞋走路時喳喳的響，所以美蘭叫橡皮鞋喳喳。C 買了一對給她，帶她到近郊的草場裏頭。美蘭高興極了，穿着『喳喳』在草場上蹦蹦跳跳的亂跑。這是 C 最初的一次看見美蘭歡呼。

鄰近的小孩子們都有父親。每遇星期日他們父親都攜着他們到浴堂去洗澡，洗澡之後又買餅菓給他們吃。美蘭站在門首歪着頭，



望着幾個小孩子在她面前半跳半跑的口裏咬着糖餅走過去，美蘭把一個小指頭伸進口裏去把涎水挾出來。她望着他們跟着他們的父親高聲的歡呼爸爸，禁不住一對眼睛發焰。晚間C由學校回來了，美蘭牽着C的衣角呼爸爸，要C帶他出去買糖餅，急得瑞枝跑過來罵美蘭，

「C叔父嘯！不是你的爸爸！」

「無父的小女兒！不是的，不認得生身父的小女兒！」賦有傷感性的C幾次要替美蘭流淚了。

瑞枝日間很忙，不能陪着美蘭頑。美蘭寂寞得很，便一個人拖着她母親穿的高木屐偷出去外邊耍，她看見外邊有小孩子聚着遊戲，便笑着走前去，想加進他們的團體。美蘭是不容易笑的，她這時候的笑是巴結他們，望他們允許她的加入。

附近的小孩子們都鄙薄她，侮辱她，罵她『沒爹仔』，罵她『私生兒』，罵她『雜種』！罵了之後還要打她，她常帶着滿臉的傷痕，哭着回來。總之，小孩子們歡喜的時候把，她來取笑開心；小孩子們爭鬥的時候，都把她來出氣，她是他們的氣袋。有時候瑞枝買些餅乾給她，她便拿去分送給附近的小孩子們，像弱國到強國去進貢。

『相依爲命』要算她們母女了！瑞枝常對C說，假使沒有美蘭，她的生存便無意味了。美蘭有時候從外邊回來，遇瑞枝不在家時，哀哭着尋覓。穿入廚房，跑入茅廁，還不見她媽媽時，便哭得天昏地暗。有時候哭進C的房裏來，『C督布！抱抱！看媽媽去！』所以美蘭不聽她媽媽的說話時，瑞枝便穿着屐去，對美蘭說『吵啲啲啦！』（日人別時用語）

有一天下午五點多鐘時候，C從學校回來了。美蘭拍着手在門前唱歌，

「桃太郎，桃太郎！爸爸買麵包，媽媽做衣裳！」

C心裏想美蘭的媽媽，果然不錯，會做衣裳，但「爸爸買麵包」却是個疑問。

「C督布！C督布！包包給我！包包給我！」美蘭望見C，不唱歌了，跑過來接C手中的書包。

C牽着美蘭的手待要進屋，忽然聽見後面有叮噹叮噹的音響，忙翻轉頭來看，原來是一位巡警。叮噹叮噹响的是他佩的劍。巡警後面還有一位穿西裝的，C一眼就認得他是警察署裏的外務課刑事。他們看見C都行舉手禮，C也點點頭回了禮。警察在門首叫了一聲，瑞枝忙跑出來。

『對不起！那件事麼怎樣？還打算去麼？』刑事望着瑞枝，把帽脫下來，點一點頭。

『……』瑞枝臉紅紅的望一望C躊躇着。C是很自重的走過一邊，把靴子除掉，彎一彎腰，跑進去了。美蘭緊緊的靠着母親的膝，目灼灼的望了刑事又望巡警。巡警用手托托美蘭的下顎，

『可愛的小姐！這就是督學官的小姐麼？這就是先生的小姐麼？小姐快要和爸爸會面了。』

『美兒沒爸爸！』美蘭翻着一對白眼答巡警。

『誰說的？』刑事笑着用手摸着美蘭的頭髮——金灰色的頭髮。

『媽媽說的！』美蘭更高聲的說。刑事和巡警都大笑起來，祇有瑞枝滿臉通紅，低着頭。

「先生有信來麼？」

「沒有。」

「那麼你動身的期日還沒有定，是不是？」

「去不去還沒有定」瑞枝低聲的說。刑事像知道瑞枝的苦衷，很替她同情，不再纏問，說了一句「多擾了」，帶着那位有機體的機器跑了。

四

星期六晚上瑞枝叫C過去和她們一同吃飯。一張方二尺的吃飯檯，腳祇有五六寸高，放在她們姊妹住的六鋪席的房子中間。C占據了一面，對面坐的是林翁。瑞枝珊枝分坐林翁的左右。美蘭坐在她媽媽膝上。飯桶放在瑞枝旁邊，各人吃的飯都向她要。各人面前都鋪着一碟中國式的炒雞蛋，半節日本式的火鱈魚和一紅木碗醬油豆

慶湯。美蘭像不常遇這樣的盛饗，看見炒雞蛋炒一回，排着火燻魚又嘆一會。

瑞枝恭恭敬敬的用托盤托着一碗飯送過來給C。碗裏的是紅豆飯。日本人遇有喜事用赤豆煮白飯，表示慶祝的意思。

「今天有什麼喜事？我還沒有替貴家慶祝。」C猜是他們裏頭那一個的生日。

「嘻，嘻嘻！我們這樣的家庭有什麼慶祝，……。」林翁把鐵的近視眼鏡取下來，拿張白紙在揉眼睛。他那對老眼不管悲喜憂樂，都都會流淚。

「不是美蘭生日麼？」C望着瑞枝問，也希望她的回答。

「美蘭的生日不知要到那一年才有慶祝呢！」瑞枝像對C說，又像對自己說。「美兒的生日是很寶貴的，不給人知道的。是不是，

兒？」她低着頭在美蘭頰上接了一個吻。

「去年美蘭生日要美蘭的爸爸買匹鱈魚給美蘭吃，都不可得。這樣冷酷無情的人也可做教育家！」珊枝氣忿忿的沒留心有客在座，不客氣的說出來了。C不得要領的不敢多說一句了。瑞枝瞅了珊枝一眼，

「是啲！最多偽善的是教育界和宗教界。」

「是的，我的兄弟，我有一位兄弟就住在那邊——F病院的旁邊。今天他的第二個兒子迎親。他知道我們不高興過去湊趣，所以送了些紅豆飯過來。」林翁把頭低下來，注視着碗中的紅豆飯，兩手按在膝上用很嚴謹的態度，把紅豆飯的來歷述給C知道。「她是不肯去的，」林翁指着瑞枝說。「並且有了這個餓鬼跟着，也怕人笑話，更不應該去。珊兒說她姐姐不去，她也不去。像我這麼老

的人還有興趣跟着他們年輕的鬧洞房麼？嘩嘩，哈哈！」林翁的笑是一種應酬笑，他想把她們姊妹間批評教育家的話頭打斷。（餓鬼是日本鄉下人稱自己兒女的謙詞，像中國的「小兒，」「小女。」）瑞枝沒有正式的結婚，林家和他們的親戚都當美蘭的存在是一件羞恥的事，因為美蘭沒有有父親來承認她。

有一天美蘭抱着一張像片跑到C房裏來，交給C笑着說，

「C營布！看美兒的可愛的臉兒！看美兒的寶貝的臉兒！」  
片裏面一個年輕的男子約摸有三十多數，穿着日本的和服，抱着一個嬰兒。男子像向着人捧笑。嬰兒的像貌一看就曉得她是美蘭。

「美兒，這是誰？」C指着那抱美蘭的男子問美蘭。

「爸爸！死掉的的爸爸！不愛美兒的爸爸！」美蘭睜圓她的一對小眼兒，用小指頭指着相片中的男子大聲對C說。我後來聽見林



翁——美蘭離開了她母親之後，林翁對我說，瑞枝怕美蘭長大之後會根究沒有父親的原委，所以趁美蘭小的時候就對她說她的父親如何壞，如何不愛美蘭，並騙美蘭說她的爸爸死了，不使美蘭知道這無情的世界中有美蘭不認識的父親存在！瑞枝是想把『父親』兩個字從美蘭腦中根本的剷除得乾乾淨淨！C常時看見珊枝指着像片數對美蘭說『這是美兒的壞爸爸！』也常聽見瑞枝對美蘭說『美兒沒有爸爸了喲！美兒的爸爸早死了喲！』

C和珊枝都帶個飯盒子出去，晝不回來吃飯。瑞枝打發他們去後差不多是八九點鐘了，才帶着美蘭陪她的父親吃早飯。她們在家的一天祇吃兩頓。瑞枝對人說是胃弱多吃不消化，所以行『食主義』。我想瑞枝一個人雖然胃弱，林翁和美蘭爲什麼也吃兩頓呢？我雖然懷疑，但我又不敢坦直的質問，果然不錯，美蘭每天到下午兩三點鐘便

叫肚子餓，這時候瑞枝祇買五分錢的燒甜薯，三個人分着吃。星期日和放假日C常在家裏，瑞枝要特別整備午餐給他吃，C很覺過意不去。

瑞枝背着美蘭時，最怕是在玩具店和餅乾店前走過。瑞枝有錢時也揀價錢便宜的買點兒給美蘭。沒有錢時，美蘭在瑞枝背上緊緊的從後頭抱着她母親的頸，要求她母親買給她。瑞枝看見美蘭哭了，便說『美兒想睡了。美兒，睡嗎！美兒，睡嗎！』她從背上把美蘭抱過胸前來，唱着哄小孩子睡的歌兒，把街路上人的注意敷衍過去。其實美蘭何曾想睡？美蘭想睡時，先有一個暗示，她張開那個像金魚的口打幾個怪呵欠。

美蘭近來常偷出去，跑進隣近人家的廚房裏討東西吃。裝出一個怪可憐的樣子，看見男人便叫『爸爸！』，女人便叫『媽媽！』，她當『爸爸』和『媽媽』是乞憐的用語了。

C 也會抱着美蘭到玩具店裏去，買了一匹馬，一匹狗，一輛電車，一個用手指頭一按便會哭的樹膠小人兒給美蘭。祇有一個大木馬要三塊多錢，C 沒有能力買給她。美蘭祇用小指頭指着要，她不敢哭着要求，因為她知道 C 不是她的媽媽，也不是她的……

美蘭睡着的時候夢見那個木馬，閉着眼睛說說「馬兒！馬兒！美蘭想騎！」醒來的時候也思念那個木馬，要 C 或她的媽媽帶她去，看那匹木馬。有時候笑着向瑞枝，

「媽媽給錢給美兒騎！美兒要買木馬去，媽媽！」

美蘭想買那匹木馬有兩個多月了，還沒有買成功。她曉得絕望了，她不再要求媽媽買給她了，她也不要求 C 帶她去看了，她祇一個人常跑到那家玩具店去看她心愛的木馬。她蹲在木馬旁邊用小指頭指着木馬談笑，木馬不理她，她便一個人哈哈的大笑。殘酷無情的

玩具店主婦——孤獨的老婦人，滿面秋霜的老婦人，生意不好的時候便跑過來罵美蘭，並趕美蘭離開她的店門首。急得美蘭歪着頭笑回老婦人討饒，連說「媽媽！媽媽！」

## 五

過了好些日子，聽說美蘭的生日到了。C買了一頂絨帽子給她做紀念。C聽見珊枝在隔壁房裏發牢騷。她說美兒的爸爸像野鴨，這邊生一個蛋，那邊生一個蛋，自己却不負責任。她又說美兒的爸爸有錢祇買塗頭髮的香油，搽臉孔的香水，去年美兒生後滿一週年，沒有一件東西買給美兒做紀念。她又說不單沒有買半點紀念品，連一匹鯛魚（日本人有喜慶事時用的食品）都不買給美兒吃。今年瑞枝買了鯛魚三匹替美兒慶祝二週年的誕辰。

美蘭的生日後兩天，下午四點多鐘，C還是和尋常一樣回到林

家門首來了。從前見的那個外務課刑事又在門首站着像和門內的那一位說話。C不見美蘭的影兒，也聽不見她的嬌小的歌聲。美蘭每天總在門首頑的，怎的今天不見出來，莫非病了麼？C行至門首路向刑事招呼了一下。刑事也就向坐在內垂淚的林翁告辭。刑事臨去時，高聲的像對在屋裏沒出來的瑞枝說，

『不要哭！哭不中用的！各警署都有電報去了，叫他們留心。一時迷了路，決不會失掉的。我回去再替你出張搜索呈請書罷。』

林翁說美蘭一早起來，睡衣還穿在身，拖着她媽媽的屐跑出去，到此刻還不見回來。早飯不回來吃，中飯也不回來吃，他們才着忙起來。因為平日美蘭出去最久亦不過一二個鐘頭就會回來向她母親要奶吃的。今天不知為什麼緣故，迷了道路麼？給人拐帶了去麼？天快黑了，還不見美蘭的影兒！就近的警署和站崗所都去了電報或電

話去問，現在既過了半天了，還不見報告到來，大概是給惡人拐去了。林翁說了之後痛哭起來。她是個不知生身父爲誰的女孩兒，現在又和她的母親生離了，C到想這點，也不知不覺的滴了幾點熱淚。她不是渴望着那匹木馬跑出去，就不回來了麼？C想到沒有買木馬給美蘭，心痛得很，他總以爲美蘭的迷失是他害了她。

電火還沒有來，瑞枝姊妹住的六鋪席房內呈一種灰暗色，房裏的東西什麼也看不清，祇認得見界線不清的淡黑色的輪廓。C在她們房裏首走過時，房門的紙屏沒有關，在房中間伏着哭的瑞枝的黑影倒認得清楚，她那沒有氣力的悲咽之音也隱約聽得見。C很傷感，想過來勸慰下瑞枝，又無從勸。他回來的時候肚子餓了，現在給這件意外的事一嚇，肚倒不覺餓了。

電火上了，差一刻就快到七點半鐘了，還不見警察的消息到來。

林翁的家裏像滿積着冰塊，有一種冷氣襲人。瑞枝聽見鄰家小孩子的哭聲，重新慟哭。

八點多鐘瑞枝回來了。平日這時候林翁家裏最爲鬧熱，今晚上却異常沈寂。C心裏想，像這樣的狀態若繼續下去，不單說林翁父女住不下去，就連C也覺得悲哀！

九點半鐘了，來了一位巡警，說T署留着一個迷失道路的女孩兒，約三四歲，要林翁家人去認是不是美蘭。瑞枝在房裏聽見，忙跳出來，跑向T署那邊去。過了半點多鐘，瑞枝意氣銷沈的一個人回來，那裏見美蘭的影子！

過了十二點鐘了，還不見警署有消息來，瑞枝知道絕望了。她再沒眼淚流，她祇覺得腦殼像破碎了，昏昏的睡在房裏的一角。

昨晚上海兒睡在自己懷裏，今晚上祇一個人！瑞枝像看見美蘭

站在她枕畔對她說：

「媽媽！你爲什麼不把我抱着！你爲什麼不緊緊的把我抱着！媽媽！我每晚上睡醒時的哀哭是要你緊緊的把我抱着！媽媽！爲什麼罵我？爲什麼你禁止我哭？媽媽！我以後不再在你面前哭了！媽媽！快抱着我！緊緊的抱着我！媽媽！」瑞枝伸出兩手緊緊的把美蘭抱着，忙睜開眼看時，那裏見美蘭的影兒？抱在胸懷裏的是一件秋羅薄被——美蘭專用的秋羅薄被！旁邊的一個小花枕兒也像等她的小主人不回來，等困倦了，歪倒在一邊。

「美兒！你今晚上睡在什麼地方？你在哭着叫媽媽麼？你睡着麼？你醒了麼？你睜開眼睛在尋覓媽媽？你在哭着呼『濟！』和『啼！』麼？」瑞枝腦中循環不息的都是這幾條疑問——不再見美蘭，不能得正確解答的疑問。



望見衣架上掛着幾套美蘭的小衣裳，瑞枝便想到美蘭身上穿的是一件破爛的睡衣。「你要去，也得穿件整齊的衣服出去，美兒！你穿着那樣舊爛的睡衣出去，人家更要欺侮你！美兒！美兒！沒良心的爸爸虐待了你！命鄙的媽媽累了你！」

瑞枝房裏幾個玩具，小馬兒，小犬兒，橡膠小人兒，不見美蘭來和她們頑，也在蓆上東倒西歪的向着瑞枝說，

「小姐病了麼？怎的不見來和我們頑呢？我們等得要哭了！我們等得心焦了！小姐！小姐！你快來安慰我們呀！」

瑞枝看美蘭站在個一渺無涯際，蕭條的曠野，像離羣的羔羊，不知歸路，一個人哀哀的哭，不見有一個同情的人來看她。瑞枝又看見一個像夜叉的惡狠狠的人拖着美蘭的手，強逼着美蘭跟他去，美蘭在後面狂哭着拚命的抵抗。瑞枝又看見那惡狠狠的人用手按着

關的口，禁止她哭。瑞枝又看見那惡狠狠的人把美蘭釘進一個木箱裏面去。瑞枝又看見那惡狠狠的人和一個狡猾似的老婦人在那邊爭論身價；美蘭很瘦弱的，臉色也不像從前紅潤，站在那惡人身邊用她的枯瘦的小手揩眼淚。瑞枝又看見美蘭一刻間就長了七八歲了，滿臉黑灰的在一間很黑暗的廚房裏炊火。瑞枝又看見許多兒童一齊跑過來打美蘭，把美蘭搔得滿臉的傷痕，搥得週身的黑腫。

鄰近有許多小女兒，有比美蘭大的，有比美蘭小的，穿的衣服也有像美蘭的，這種種比較都能叫瑞枝慟哭！瑞枝現在祇望美蘭的死耗，不願美蘭離開她活着！

一天，兩天，一星期，兩星期，三星期，一個月，二個月，三個月，半年，一年，還不見美蘭回來，也不聽見美蘭的死耗！瑞枝哭着說，祇要人能夠去的地方，不論地下天上，她如果知道美蘭的

死所，她一定把屍骨拖回來！

瑞枝的心房經兩次的痛擊，破破碎碎了！C聽見瑞枝哭美蘭，便後悔不該沒有把那個大木馬買給美蘭！

一九二二，五，十五，

于東京集鴨。



# 她悵望着祖國的天野

八分滿的月輪，跑出松林上面來了。她照在沿海岸線一帶沙汀上，和雪一樣的白。她照在海面上，激激灑灑的反射出萬道銀光。晚潮好像歡迎她，一陣陣一趕上沙汀上來。

一羣漁家庭小女兒，跑到沙汀盡處，嘻嘻哈哈的和晚潮競走。

「姊姊！我的草鞋兒濕透了！」

「誰叫你不聽我的話！草鞋兒濕透了我不管。叫媽媽捶你！」

小女孩兒哭了，她姊姊却笑着，說：

「看你還跑到那邊去麼！」

小女孩兒揉着眼睛，爛爛的跑到她姊姊跟前。一羣小女孩子

跟着她，離開了沙汀和湖水底接合線。

幾片浮雲被月色衝開了，月色更加明亮。不安定的海面，給月色擁抱着，漸漸的睡下去了。他們祇聽見晚潮一呼一吸底聲息，和松林裏唧唧的蟲聲。

「我們唱歌罷。」

「還是捉迷藏好。」

「我們猜拳，看誰贏了，我們就照她說的做。」  
她們猜了一會拳，終歸唱歌的贏了。

「唱什麼好呢？」

「君之代。」

「君之代不好聽，我懶唱他。」

「唱飛盤。」

「我喜歡鐵道歌。」

她們胡亂唱了一陣。

「叫靜兒唱『買秋霞雪中送別歌』，她唱得最好。」

「我要聽秋姊獨唱！」

名叫秋兒的，站在中間，她們彼此拉着手，做一個圈兒圍着她，慢慢的旋轉。湖浪打沙汀的音調很能夠和她們的步踏一致。

“Come! Come!

“I love you only, my heart is true!

“Come! Come!

“I am very lonely. I long for you!

“Come! Come! my darling,

“Naught can efface you,

“My arms are aching,

“Now to embrace you!”

「現在是我們一齊唱。」

「阿呀！秋姊姊哭了！」

「誰哭！你們唱，莫理我！」

二

吃中飯的時候，太陽還晒得很利害，吃過了飯之後，不到二十分鐘，忽然起了一陣狂風，天色陰暗起來。再過一刻，下起雨來了。傍晚的時候，雨下得更大。坐在近海岸的松林裏一間茅屋裏面，祇聽見波濤怒號，分別不出那一種聲浪是松濤，那一種聲浪是狂潮。霹靂的由那小小的窗口閃進一道青光，把茅屋裏黃豆大的燈光吹滅了。茅屋裏的女主人——一個年約四五十歲底婦人，忙由灶爐旁邊底小椅子站起來，跑到窗前，把窗門關上，重新點着那和燐火一樣的燈光。

「秋兒！你還在哭麼？仔細爺回來要捶你！他今晚上回得這樣遲，敢是又吃醉了。」

「我怕他麼？我又不是他底女兒。」秋兒抬起頭來，睜開腫得像扁桃大的眼睛，似怒非怒的，望一望她的母親，再伏下去。

「你還說麼？不怕他撕爛你底嘴！」老婦人說完了之後，還歎了幾口氣。

「他那裏當我是養女看待？你們逼我去掙那不應當掙的冤枉錢！我掙了回來，還要虐待我。你也莫說一句公平話，今天又幫着他逼我：：」秋兒說到這裏，聲音早咽住了，說不下去，嗚嗚的痛哭。屋外底松風和潮音，像可憐她，和她底哭音共鳴起來！

「我說了多少話了，你還不懂麼？真是不明白道理底女兒！你還在夢想他回來麼？他不過一時的把你當玩物呢！你還不明白麼？」



你想守他到什麼時候！」

「當妾，我情願；當一個男子底玩物，我也情願。我只不願當多數人底玩物！無論如何，我總不喜歡那個屠戶！」

那老婦人坐在爐火旁，連歎了幾口氣，只管搖頭。爐裏底火，照見她兩個生了縐紋底頰上，淚珠兒一陣一陣的滾下來，她也覺得這個女兒——混血兒可憐。

### 三

日本有名底商埠，要算是橫濱，神戶，長崎。這三個地方，都有華僑寄留。在長崎華僑裏頭，有一個豪商姓林就是秋兒底親生爹爹。

林媽——秋兒底生母，明曉得林商在中國內地有了家眷，還跟了他，替他生了四五個男子和秋兒，秋兒是最小的一個。

林商內地底家眷王氏，也有三個男子，和五個女兒。兩頭家眷都依靠林商一個人。林商底半生事業，也銷磨在生育子女上面。林商要滿五十歲底時候，精神忽的衰頹下來，煩重的商務，自己一個人再支持不住了。王氏生的大兒子名叫壽山，由內地出來，接着做他爹爹交下來的生意。

壽山出來日本那年，已廿七歲了。他廿八歲的那年，林商由日本寄回幾百塊白洋，替他成了婚。壽山成婚一年之後，就替他爹生下一個孫女兒，過了幾年，又連網接縫的，生了幾個孫兒。林商雖然喜歡他膝下子孫滿堂，但他背過臉去，不能不咬着牙根叫苦，歎他的負擔太重。因為壽山做了幾個兒女底父親，還要林商每月寄幾十塊白洋給他，在北京城裏混，說他進了一間中國特有的，四不像的專門學校。

王氏在內地，一天到黑，一年到冬，所操心的，就是林商在日本的生意。她怕林媽把這副資本奪了去，所以她常對她的親近，罵日本女人淫賤，日本女人不要臉，專跟中國人。她要壽山快把書本丟開，出日本去，把家產爭回來。壽山是『讀古人書，做古人事』的一個書生，他很能夠守『親命不違』底古訓。他接到林商叫他出日本來幫做生意底信，就立刻出了學界進商界了。

四

壽山經手做了兩年生意，不見起色。第二年冬，林商染了流行感冒症，一病死了。他臨終，曉得王氏和林媽中間，絕對沒有調和底希望，所以遺囑將家財五分之三歸內地家族，其餘五分之一給日本家族。他又懇囑了壽山幾句，壽山也居然下幾點痛淚答應了。

不知道是壽山忘記了父親臨終底遺言呢，還是絕對的服從了母

親底命令？他對林媽說，他是長子，庶母一家底生活費，他應當負完全責任，家財不必照遺囑分割，還是合湊着做生意好些，並勸林媽帶弟妹們內地回去。林媽深知壽山並不是能夠孝養庶母，撫愛庶弟庶妹的人，不過想掌林家底財政全權罷了；況且日本女人，是不情願像本偶一樣，等人家給飯吃的，壽山竟料不到林媽會提出抗議。

日本是法治國，不像中國有許多曲折微妙的，糊塗了事的，折衷辦法。在日本不要什麼鄉紳來調停，也不要什麼族人來排解；壽山只有恨得咬牙切齒，照遺囑辦了。但他總想在遺囑之外，多爭幾個錢回來。到後來，他妙想天開，想出一條妙計。他提議家財未分之先，要扣下三千兩，替林商覓一穴生龍口好風水底墳墓，其次還扣下一千兩，替林商做一個七天八夜底大幽魂超度道場。林媽說，

這是出乎壽山一片孝心底提議，馬上答應了。壽山真喜出望外！

林商死的那年林媽底大兒子，不過七歲，秋兒才生下來四個月。日本底生活程度，比中國內地底要高十多倍。林媽生的幾個兒子，在華僑學校不完全的中學級卒業後，就各自尋生活去了。大的在一家雜貨店管賬，次的在一家中國酒店當廚房，第三的在一家洋行裏當侍僕，第四的給了林媽底哥哥做養子，祇有秋兒跟着她媽媽，再嫁到日本西海岸S村上一間小禮拜堂底老牧師家裏。

五

秋兒初到這牧師底茅屋裏，才十四歲。她在這漁村幫漁家搖櫓和晒網，勞動了兩年。她的虛榮心，跟着她的女性美，一天一天的發達，這荒涼寂寞的漁村中，她再住不下去了。她一個人搭了數百哩底長途火車，漂流到東京人海中來。她在東京，沒有親故，也沒

有知友，她祇跑到一家介紹職業所去，報了一個名。她底志望是想到一家高貴的家庭裏，當侍婢，吃碗比較清閒的飯，習一些高尚的禮節應對。她自信她天生麗質，決不會使她志望失敗。

過了三天，那家介紹職業所底主人，寫張信片叫她去。

「對不起得很，我這裏照你所志望的，打聽了幾處平日有信用的家庭，都回說現在沒得缺員。若專等上流家庭底服後，怕一時難得出缺。祇有……」

「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去呢？」

「旅館，酒樓，茶店這些地方，比較容易找些。」

「沒奈何底時候，就進這些地方也使得。」

「有是有一個比較清閒底地位，不知道好姑娘願意去不願意去？」介紹職業所主人，露出兩列青黃色的牙齒給秋兒看，並且撻起

他底一對鼠眼望秋兒。秋兒聽見他稱她做好姑娘，心房像受了一種刺激，她心房底血，登時逃到她的雙頰上。

「什麼職業？」

「我想姑娘早懂得我底話了。這個位置，祇要夜間勞動三兩點鐘，此外一點兒事並沒有，由得姑娘自由，月薪有五十多塊。得主人歡喜了嗎？哈哈！那就由姑娘要多少就有多少了。」

秋兒雖然沒受完全的教育，沒有高尚的思想，但她知道處女底真價是很寶貴的，斷不是一個月五十塊白洋便可賣掉的。

## 六

秋兒沒有到中流以上底家庭去當侍婢，也沒有到酒樓旅館去服役，到後來，她由自己底自由志望，進了東京近郊底一個工場當女工去了。她底美貌很能打動工場監督底心。她會見他的時候，他表

示一種很歡迎她的態度。

監督會彈四絃琴 (Vilin) 監督夫人底鋼琴 (Piano) 也很巧妙。工場定例，每月第三底星期六晚，要在工場附設底俱樂部開慰勞會。男工固然個個到會，女工也差不多全部出席。監督和他的夫人，也到會演奏他們得意的樂器，監督底四絃琴音，和夫人底歌聲，幾次能夠叫秋兒下淚。秋兒底社交是在這工場俱樂部開始，秋兒初次知道藝術上底一種寂寞的悲調，也是在這工場俱樂部。

她在會合室底一隅，揀一個沒有人注意得到的席位坐下。沒有人去理她，她也不找誰談話。她只旁觀她的同僚，男和女，拍着掌合唱野合男女常唱的情歌。她在這慰勞會場裏不覺得有什麼安慰，她祇覺得有一種悲哀的氛圍氣，圍繞着她。她在這會場裏，新得了一種感想，就是這會場中司會的女王，是日夜不勞動的監督夫人。



她又常拿自己和監督夫人比較，覺得兩人間的勞力和報酬，很不平等。她會唱：「Come! Come! . . .」底情歌，是監督夫人教她的。監督夫人唱完這情歌，她定很歡樂的笑着，但她唱完之後，她的態度，全然和夫人反對。她出席過兩三次後，她再不到這慰勞會了。

一班男女工正在拍着掌，唱歌，喝酒，和吃茶點的時候，她祇在工場附近老農婦家裏一間小房子裏，——她一個月出三塊錢租借來住底小房子——悶悶的讀一冊「婦女世界」雜誌。

七

監督很她愛，監督夫人比她的丈夫還要愛她。

有一晚，監督夫婦專請她到他們家裏去。她到監督家裏的時候，差不多快到八點鐘了。監督夫人引她到後面樓露台上。月色很亮，要不着燈火。露台中心擺一張圓檯，周圍有幾張搖椅。

監督之外，還有一個男子在座，秋兒認得他是前月才到任底工場理事篠橋五郎，是明治大學專門部出身底秀才，兩頰紅得發亮，但不是健康的表象，鼻孔下蓄有幾根黃鬍子，看見她，忙站起來，鞠了一鞠躬。

他們四個人——兩個男子和兩個女子，圍着圓檯，談笑了幾十分鐘，監督說，還有客在樓下客廳裏會他，和他的夫人告辭先下樓去了。祇剩下篠橋和秋兒兩個，倚着露台底欄干，望天空底碧月。秋兒才知道監督夫婦請她到他們家裏底用意。

過了幾天，監督夫人自己到秋兒那邊來說，要替她做媒，勸她嫁篠橋五郎。監督夫人沒有替她作媒以前，她還不見得很討厭篠橋，自監督夫人來訪之後，她在工場裏遇見篠橋，再不睬他，也不和他說話。

秋兒底心地，日見日煩惱，她底臉兒，也日見日清瘦。有一  
晌了十二點鐘，放了工，有一點多鐘底休息，她在工場後溪旁邊，  
揀一塊僻靜的草地坐下，打開帶來的飯盒子。剛吃完飯，一對生有  
許多黃毛的手，從她底肩膀後伸了過來，她待抵抗，已來不及。她  
覺得有一種，能使她心房破裂底重力，壓在她底乳房上面。她到底  
是年輕底女子，體力和靈魂一樣的脆弱。她從此不是處女了。

自後她一個多月，並不到工場裏，但她的薪金，還是一樣的寄  
來。同僚底女工，有羨妬她的，也有輕笑她的，但她對身外底褒貶，  
一點兒沒有感覺。監督夫人請了她幾回，她一概拒絕了；篠橋探問  
了她幾次，她也不情願會面。到後來，監督夫人也懶請她了，篠橋  
也懶探望她了。

她雖然恨篠橋五郎入骨，但過了兩個多月，她覺得有一件事很放心不下，非找篠橋五郎不可。

她漸覺一個人底生活，太過於單調寂寥。有一天晚上，月色還是和前兩個月在監督家裏露台上那晚底月色一樣，她一個人冒着晚露出去散步。她在監督底露台下經過，她忽然聽見一陣喧笑。隨後又聽見監督和他夫人底樂具演奏，隨後又聽見許多男和女底談笑聲，篠橋底聲浪——像破鑼一樣的聲浪，也混在裏頭。她覺得這些聲浪沒有一種不是譏誚她的，沒有一種不是挪揄她的。她聽得哭了，她雙手掩着臉，急急的跑回寓裏去。

她靜靜的想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早的跑到監督夫人家裏去。

「秋姑娘好一陣風把你送來了？」

秋兒悲不可仰，但她極力的忍耐着，勉強笑顏去答應夫人。

「夫人！你從前勸我底話，我現在決意答應他了。夫人可以代我告訴他？」

篠橋五郎對監督不能不保持他的信用，馬上答應和秋兒同居，但他早已不像從前熱愛秋兒了。

他們同居了兩三個月。公司本部要調篠橋到大阪支工場去。秋兒要同行，篠橋不答應，說他到大阪找定了地方，再來接她。他給了她幾十塊，叫她暫回日本西海岸S村去。

秋兒回到S村裏，有點錢在身邊，她底繼父老牧師待她還不錯，到後來秋兒底私蓄漸減，老牧師對待她，也漸漸變了。篠橋去了一個多月，不見一封信來，她去信催他，也不見答覆。

九

做母親的受悲痛的刺戟過度，胎兒也不能發育，她流產了。她經了這種傷心的痛苦，覺得她應受底罰已經夠了，她底責任也輕了，

她漸漸的忘記有篠橋五郎這個人了。

秋兒從前是看金錢比她的身子輕，現在她覺得金錢比她的身子重了！肉體的受蹂躪事小，精神的受虐待事大，所以秋兒犧牲她的身子，去博金錢，來解除精神上的虐待。

她流產後靜養一個月，就進這S海岸第一家旅館招待旅客了。

秋兒到底賦有點『從一而終』底遺傳性，她受了篠橋五郎底污辱，不但不圖雪恥，還想將錯就錯去成全『從一而終』底美德。到了現在，她絕望了。她在這旅館服役期內，她身邊底男子，和從前篠橋身邊底女工要同數樣多了。不單她自己願意，她的養父——做牧師的養父，也默認她做這種賣身生活，多掙幾個酒錢給他。

今年暑假有一個姓且底中國留學生，避暑到這S海岸，在她的旅館裏住了一個月，她為這位中國留學生拋棄了離視中國人主義，

——因為她當中國人個個都像她壽山哥哥一樣——漸漸的思慕起來  
她亡父底祖國！

照國籍法講起來，她本是中國人，她亡父底故鄉，是嶺南嚴冬不見雪的地方，她在日本列島西南部一個孤島上生長，她十四歲上跟她底媽媽來這雪深二三尺底S海岸求生活，後來她又漂泊到東京去，向一班殘酷無情的人討飯吃。但她所歷旅途之苦，趕不上她所受精神上之苦百分之一。她此刻遇見了H。H對她說，他能夠洗去她從前一切底恥辱。他又對她說，他能夠安慰她將來底悲寂。他又對她說，他能夠帶她回她亡父底故鄉去。他又對她說，他能夠像帶她離開日本列島一樣的，帶她離開她現在所處的精神上底悲境。她半信半疑的，對他的要求，還沒有肯定的答覆。她祇問他一句：

「我能夠回中國去？我真歡喜不盡！」

赤熱的火球漸漸的沉沒在遠山後面，且忙把面西的一扇紙屏打開，放點兒涼風進來。秋兒也放下端進來底膳具，忙跑過替他把掛在簷前底紗簾捲起。他回到房裏，盤腿在一張蒲團上坐下。秋兒跪在他旁邊，把膳具在他面前擺開，盛了一碗飯，放在一個黑漆茶盤上，送過來給他吃。

「秋姊兒：：：」

「：：：」秋兒並不望他，背過臉去。一手按在一個小飯桶蓋上，一手按着一張新聞紙，翻看衣服首飾店底廣告。

「秋姊兒：：：」

「不快點兒吃麼？姊兒姊兒的叫什麼？快點兒吃嚙！我還要侍候幾個客吃飯呢！」秋兒回過臉來，半笑半惱的，向着他發噴，他



倒笑了，

「秋姊兒！你眞的想精神的把我殺死麼？」

「不要臉的！花言巧語，誰會信你！」秋兒也笑了。

「我就是不會花言巧語，所以秋姊兒不……」

「不：不：什麼？」秋兒正色的問。

「不高興和我交際。」

這幾句問答，像專對秋兒底弱點下了一個刺戟，她忙低下頭去。她覺得她所遇見過的男子，要算H最誠懇，最不會用能得女人喜歡底飾詞，去稱讚她，阿諛她。H也將飯碗擱下，偏着頭望紙屏外底黃昏景色，拇指和食指間夾着筷子底手，按在右頰上，手拐却在膝蓋上支着。兩個人都沈默了一刻。H回過臉來，微微的歎了口氣。秋兒底心給H這一歎羈絆着，對H底要求，再沒有勇氣去拒絕了。

「你要我再到東京去做什麼呢？」

「學校底宿舍，我再不願意住了，下宿館子生活我也厭了。這兩年來，不知道爲什麼緣故，無論遷到什麼地方，總覺得沒有地方安置我的心。現在我找到能夠看護我的心，安慰我的心的的人了。秋兒！你不要使我失望，不要叫我亡魂失魄的，一個人回東京去！」

「今晚九點多鐘你有空麼？」

「有空怎麼呢？」

「我們今天晚上，到海邊六角茅亭裏；慢慢的商量罷。」

## 十一

秋兒在S海岸，接到且由距S海岸七哩多遠的溫泉地方，寄來給她的一封信，第二天，她就向旅館底主人請了兩天假，搭乘這村間常用的交通機關——前兩輪小，後兩輪大的六個人合乘的馬車，

到溫泉地方一家小旅館去。

「我底信你讀過了麼？」且接見到她，最先問她一句。

「讀過了。」

「你決意了麼？」

「我沒有什麼不決意，祇怕你沒有真心的決意。你將來怕要後悔！」

「爲什麼？」

「我不是處女了，你也早明白了的。我底身分比『新平民』還要卑賤，我又經過很恥辱的生活，我不相信你眞看得起我這樣的女人！」（日本國民階級，可分六等：一皇族，二貴族，三華族，四士族，五平民，六新平民。新平民是朝鮮或台灣人，改用日本式姓名，與日本內地平民混居，數代之後，得有做日本平民之資格。日

本人間多輕賤之。)

且身上，給由跪在他面前底秋兒身上發射出來的，一種女性的力，引起了一種熱焰。他祇目不轉睛的望着秋兒，並沒有聽出她說些什麼。秋兒知道且呆鳥一樣的望着她，忙低下頭去，用口咬着手帕底一端，他一端用手拉着，無意識的儘望下拖，也不再說話。

過了一會，還是女人那方面，總有點不放心，先破了兩人間麼沈默。

「從今晚起，你真的做我的永久保護者麼？」

「你現在沒有別的關係了麼？」

「是的，沒有。我祇一個人！你真能夠不問我過去底罪過麼？像我這樣不幸的女子，受過奇恥大辱的女子——說明白些，受過強姦和經過秘密生涯的女子，也還有人真心的愛我麼？我不是在作夢

麼？你不是出於一時的，性的衝動，當我做玩物麼？」

「胡說些什麼！秋兒你還不相信我麼？誰把你當玩物？」

「當我是玩物，有什麼要緊？我巴不得你永久當我是你喜歡的玩物，把我帶回去，不中途拋棄！」

H愛秋兒，是一時對秋兒求性的安慰。秋兒滿足了他底要求之後，他對她底愛，即消滅了。H墮落底第一晚上，在電光下望着秋兒底睡顏，便聯想到舊約底撒母耳下篇(H. Samuel)第十三章第十五節。

十二

秋兒和H在溫泉地方七晚六天底生活，不過是溫潤的，熱烈的紅唇底接吻，豐腴溫柔肉體底擁抱，和華氏六十度底溫泉池中的鴛鴦戲水。

到了最後那一天，H愛秋兒的熱情既過了拋物線底頂點（Vertex）漸漸的下降，秋兒對他底戀愛力，受了H一星期間底放電作用，像新得了加速度，和日數成幾何的比例，反一天一天熱烈起來。但H不能再在溫泉羈留了，要趁今天底火車回東京去。

討厭底秋兒在旅館裏，不飽哭一番，她偏偏在停車場月台上，聽見轟轟的車輪，和嗚嗚的汽笛，無緣無故的，拿手帕掩着臉，嗚咽的哭起來。

「你到東京，找定了地方，要即刻打個電報來接我，……我總忍耐着等你，無論等到什麼時候！」

她由腰間底衣帶裏，取出一個小紙包兒，從火車窗口交給坐在車內底H。

「回到東京後打開來看罷。」

且馬上想打開來看裏面包些什麼東西，急得秋兒滿臉發紅，出了幾點不好意思底急汗。

「你要在這裏開，我即刻回去！」

「爲什麼此刻看不得？」

「……」

火車蠕動了。秋兒在月台上，拚命跟着火車跑，且在車裏祇見她往後退。且望不見秋兒底時候，忙把她給他底小紙包兒拆開來看。

裏面有一張用很淡墨黑水塗的一封信，用日本註音字母草書體（平假名）寫的，字寫得很拙，也很潦草難看。她信裏底意思是：

「他們——媽媽和養父和村裏人——說什麼，我都不理，也不怕了。我祇跟你一個人去，我以後祇愛你一個人。你當我做什麼都可以，玩物也好，奴隸也好，既不要再愛上第二個人，來

厭棄我。你不要我的時候，寧可把我絞掉，我總不願生着看你睡在第二個愛人底腕上。你要知道我底性質和蛇一樣的固執。我能夠愛人，也能夠同程度的恨人！

另外一個小包是我底頭髮，是我底身體底一部。我以後還要繡一個紅綢三角袋子寄給你，把我底頭髮封在裏面，你帶在身上，好做你的護身符。

我想抱着接吻底層破都不情願放手底且郎！這只很寂寞很可憐的秋兒寄給你底信！

秋兒這封淺近粗陋底信，先使且發笑，其次叫且發生一種悲哀，最後使他懷了一種恐怖！

(十三)

秋兒在S海岸，等了一個多月，才接到且平安到東京的一封信



——寫了許多甜蜜蜜的話安慰她，叫她格外保重身體的信之外，再不見且來信叫她到東京去。她寫了幾封信去問，也不見答覆。最後寄去的兩封信，沒有開拆，原封打了回來，封面貼有一張條子批有「受信人不在，無法遞交，原函交還」底幾個字，還蓋有郵局檢查人底印。秋兒恨得差不多要發狂，每日哭笑無常。她祇說要到東京去，但她底媽媽和養父不允許。她媽媽是怕她到東京去再吃虧，她底養父——做牧師底養父，吃酒底時候，說新舊約聖經裏面，並沒有戒酒底文字底養父，在禮拜堂裏，恭恭敬敬的跪在寫有「以瑪納利 Emanuel」的，紅緞子做底匾額前，高聲叫「呀們」底養父，是要叫她每禮拜日，在小教堂裏，按按風琴，向禮拜堂聽衆多捐幾個錢；夜間還要叫她，到一家教琵琶和跳舞底司匠家裏去準備……

恰好這時候，東京警視廳發了一道命令，通告日本全國各警署

嚴重的取締不良少年男女，並警告做父母的，不得輕許兒女單身出都會去。秋兒是S村中底一個人物，常受巡警底監視，所以她一到停車場，就有巡警去盤問她。她很悲切，她抑鬱無聊的時候，祇和幾個漁家女兒，在海岸散悶。她看見那六角茅亭，她就聯想到且說她底亡父底故鄉——在大庾嶺南的深山裏，景色和這海岸全然不一樣的故鄉，她不單沒看見過，連夢中也不會夢見過，她祇能夠按着且描說給她聽底話去幻想的故鄉！

秋兒是中國人，她爹爹林商死後，她雖然恨中國人，但她不恨中國。她不單不恨中國，并且很思慕中國。她很想回中國去看她（中國）特有的龐大的壯麗山河！現在她絕望了！她底異母哥哥不愛她！她思慕的中國人也不愛她！她還思念她有幾個同胞哥哥，在日本西南端底孤島上，『顏色憔悴，形容枯槁』的勞苦着，也和她一樣

的不能恢復中國底國籍！她想到這裏，底祇好在這寂寞底漁村裏，做一個貪鄙的牧師底養女！她祇好改屬日本底國籍！她祇好重新恢復她從前所懷的恨惡中國人的心！

一九二一年，四月，櫻花落後，脫稿於

日本淺間火山麓旅次。

# 約檀河之水

他除了頭上的一條毛巾和腰間一件短褲之外，要算是一絲不掛。不單是他，在沙汀上坐的，眠的，站的，走的一羣學生個個都像他一樣的裝扮。所差異的，不過毛巾和短褲的色。

他側身倒在沙汀上，因為太陽正在鉛直線上，不准他睜眼睛仰望天空。汀上的砂熱得要燦人。但他才從海水裏爬出來，倒不覺得砂熱得利害。從砂裏面發出一種陽炎，(Gossamer)像流動的玻璃，又像會振動的白雲母，閃得他頭昏目眩。他只得再坐起來。

他左側右面的一羣學生，都三三兩兩聚起來談笑。祇有他一個不開口，好像正在思索學校的微積分難問題似的，他祇望岸前幾塊

被水蝕作用侵蝕了的礁岩，和對面的天涯海角。天空沒有一片雲；若不是遠遠望見一條黛色山脈線，和天空海角面間幾點滿孕南風向北行的白帆；他真分不出水天界線來。

他一個人癡坐在沙汀上，並不是爲別的事。不過他此時望見灣內碇泊着一隻小汽輪，——那烟突還微微吐出黑烟來的小汽輪——他便聯想到他的家裏。思念到家裏，良心即刻跑出來責備他，罵他不應當爲一個女子，——並且不是真心愛他的女子——不回家；不應當父親死了兩年，還沒有回家去看一看。

他夢見他父親墳前的草有丈多高，沒有人剪除，站在墳前望不見那塊用很粗糙的石英粗面岩做的，上面鑿有「故○○○公之墓」七個隸體字的墓碑。他夢見他族人罵他不懂古禮孝道，父親死了兩年多，還不做道場超度，忍心看父親的幽魂在陰司受罪。

良心責備得他很利害，逼得他二年來沒有一晚不發惡夢，沒有一晚得安睡。但沒有神的良心總靠不住！他精神渙散，神經中心點疲倦，良心沒有表現的時候，他還是思念那女子時候多，思念他的死父時候少。

他受了良心的奇責，近來又嘗失戀的痛苦，所以他亡魂失魄似的跑到海濱來。他到這有名的海水浴場，已經一個多禮拜了。他的精神還沒找得集中的地點，他的靈魂也還沒有落着。

他犯了罪！他的確犯了罪！他不明白悔罪的方法，所以他只管把責任推給社會。他祇說他犯的罪是社會叫他做的。他不知他是一個罪人。他祇知他身體疲勞，靈魂軟弱，境遇險惡。他祇說他是一個可憐人。

他實在也可憐！他是苦海中激浪狂潮裏的一根浮萍，東飄西

泊。他覺得這茫茫苦海雖然寬廣，祇少了一塊能使他安身立命的地方。因為他是淡水植物，漂流到這苦海裏，冷浸浸的硬鹽水，不能養活他。他的形骸沒有寄託地方還不要緊，只有他胸腔裏的心，——淒涼寂寞到十二分的心，好像找不出安慰他（心）撫愛他（心）的人，始終不能安靜似的。

二

他沒聽過他母親唱哄小孩子睡覺的歌兒。他夢中哭的時候，也沒聽過「孩兒呀！你不要哭了！你不要驚怕！媽媽坐在你旁邊看護你，你安心睡罷！」這些話。但他也不希罕些話。因為他沒有受過慈母的撫愛。不明白這些話真價。可憐他才生下來，他的母親就離開了他！

前年他從日本兩邊海島上一家客棧裏，接了他爹的痛報，哭得

了睡在一間小房子裏。半夜醒來，思念到他以後再沒資格寫「父親大人膝下敬稟者……」幾個字的信札公式，他沒眼淚再流。他祇覺得像飲了許多硫酸硝酸等強水五腑六臟都焦爛了。他爹一死，他的心像在大海上驚濤駭浪裏，失了指南針的輪船，飄來飄去，不知進退。

他未嘗沒有朋友。他也有幾位沉沉不關痛癢的朋友。——要向他借書籍，借金錢，或有什麼事要向他商量的時候，才去探望他的朋友。——索性說明白些，他們或許把他當做朋友，他却不把他們當做朋友。他不是不知道他們不是他的真朋友，不是真心探望他，但他還是很歡迎他們。因為他寂寞到極點了！

他寂寞到萬分的時候，聽見她的幾句安慰話，真像行大沙漠中，發見了清泉。他時時對他亡父的遺像，和生前寄給他的書信咽淚，



祇有她一個人知道，也祇有她一個人能夠安慰他揩乾他的眼淚。她實在是由苦境裏救出他來的安琪兒。他也像愛安琪兒一樣的愛她。他自信終身決不會忘記她，怎料她後日竟離開了他，辜負了他。……

不論行到砂汀上，回來客棧裏，他晝也偏着頭想她的事，夜也偏着頭想她的事。沒奈何的時候，還是取出她從前寫給他的信——可憐他沒有把這些燒毀，還當做一種情書珍藏着，——來咀嚼。並且倒在席上，追索他和她沒分手以前她對他的好處。他讀到她信裏的：『我願做你的金鍊兒，你得時時刻刻瞅着她（金鍊兒）。我願做你的金指環，你得天天帶在指頭上。』他也會跳起來恨恨的罵道：『果然是沒有思想的女孩兒！什麼東西不可拿來比喻！總離不了燦燦的黃金！』但他再讀到『太平洋也有乾涸的時候，地球也有破碎的日子，只有我對你的愛情，是天長地久的！』他又不禁淚眼

婆婆的自言自語道：「她對我的愛情實在不壞！她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女孩兒！她不懂好壞所以給人騙了！」他那早要滾下來的淚珠兒，此時也再止不住了！

他真癡到極點了！他再翻開舊時日記，把他和她的戀愛史，從頭再溫習一番。

前年的今天他住在她家裏差不多要滿半年了。他記得初到她家裏的氣候，是寒風凜烈，雨雪霏霏。早晨替他送火到房裏來的是她，替他開紙屏和窗扉的也是她。替他收拾鋪蓋的是她，送茶飯給他吃的也是她。替他打掃房間的是她，替他整理書籍的也是她。她的媽祇管理廚房的事，她的妹妹只喜歡淘氣，不會幫忙。

他們兩個既然接觸得這樣親密，他們中間的戀愛自由花，沒半年工夫，也就由萌芽時代到成熟時代了。他們相愛的熱度，達到了

沸騰點，不過還沒有行爲的表現。但他們彼此都很望有表現行爲的機會。彼此都滿貯了電氣量，一有機會，就要放電。他們中間尋常空氣早都沒有了，祇有電子飛來飛去！

三

有一天晚飯後，他從市裏買書回來，還沒有到家裏，突然下了一陣驟雨。他沒帶傘，只好默默的站在一家店簷下避雨。在他面前來來往往過了無數的人。有帶雨傘的，有穿雨衣的，有乘人力車的，有乘馬車的，有乘汽車的。汽車前頭兩道很亮的白電光，使他看見空中的雨絲更下得大了。

「韋先生！沒帶傘？我的傘是小點兒，總比沒有好。我們同走嗎！」她一手撐一把傘，一手抱一個包袱，好像也是從市裏買什麼東西回來似的，笑吟吟的跑到他面前。他也跟她笑了一笑。「多謝

了！你是救濟救難的觀世音菩薩！」

「是嗎！你從來都沒好話說的！討厭的……那麼我一個人回去。你淋濕一身，與我什麼相干！」

「芳妹兒！饒我這一回。」他從她手裏奪過那枝雨傘，一手撐在她肩膀上，有意叫她湊近些同走。

「誰是你的妹兒！羞也不羞！快放下你的手！這樣勾搭着，誰走得動？」

「傘不夠大，我們應當湊近些。」

「前面來的人注意我們呢！」她湊近他的耳朵，低聲的說。

她一呼一吸吹到他的鼻孔裏，好像弱醇性的酵母。他感受了她微微的呼吸，覺得全身發了酵似的，脹熱起來。

他們轉了幾個灣，過了幾條街道，到了一條比較靜僻的路上。

雨絲也漸漸疎了。他再也忍耐不住，他不能前進了。

「做什麼？發什麼獸？」她推了他一下，叫他向前走。他此刻學她的樣子湊近她的耳朵笑着說了幾句話。她不禁失聲笑了，搖頭抿嘴的說道：

「不行不行！媽在家裏望我呢！」

「不要緊！要不到半點鐘。芳妹！你依了我罷！……」

「我就跟你去，可是要快些。」她像有什麼信他不過的，躊躇了一會，才表示決意的態度。

「是的是的！但有一句要求你的話。到裏面去，切不可要章先生章先生的叫。還是叫我哥哥好聽些。」

「我就依了你罷！」她不禁伏在他的肩上笑了一笑。

.....

從此後他喜歡聽她唱「來！我愛！來！我愛！你不要管我的腸  
兒酸！我只望你安心睡！」她唱得很淒切。他常常聽了就下淚。

他和她如膠似漆的，做了兩個月有實無名的一對小夫妻！

#### 四

涼秋九月，他和同級學生要跟學校教授到礦山裏實習兩個月。  
他此時真嘗到了別離滋味。他在礦山工場寄宿所，每天晚上不寫對  
信也要寄張明信片給她。她天天也有信來，——可憐祇繼續得一個星  
期——說些孩子話，叫他開心。

她信裏說，他爲什麼把她的靈魂帶了去。若不然，她爲什麼曉晚  
夢見她和他在礦山裏相會。她信裏又說，她情願纏一塊白頭巾兒，  
到礦山工場裏當選礦的女工去，得天天和他相見。她信裏又說他走

了才兩三天，她爲他哭了好幾次了。她信裏又說，留級一年不要緊，他今年不實習也罷了，早些回來看她，安慰他才是正經。她信裏又說，她近來很想唱『來！我愛！』的歌引他哭。他哭了之後，她好替他揩眼淚。最後她還說她很望她，能夠快做他的兒子的母親。並且問他同意不同意。

他每得她來的信，至少要重讀十幾遍。讀了之後，不是哭就是笑。哭夠了，笑夠了，才得安睡。

可惜她對他的親和力，——在書信裏表現的親和力——像得了負的加速度，漸漸的弱下來了。

她離開了他一星期後寄給他的信：

「韋先生！我不知道叫你什麼！才能表示我的愛。所以我信裏還是用平時對你的稱呼。你答應我叫你親愛的韋郎麼？我也幾回想

寫出可寶貴的稱呼，但我到底還沒有樣個勇氣。我也不明白什麼緣故。其實寫也不要緊，是不是？

章先生！你不覺得？你在那邊昨天晚上沒夢見麼？昨晚我夢見我睡在你胸懷裏。你向我說了許多甜甜蜜蜜的話。我恨了，在你臂膀上捏了一下。你在那邊不覺得臂膀痛麼？

我在夢中不知不覺的把那晚上——下雨的那晚上，我們的生涯中最要緊的那晚上——罵你的話：『討厭的章先生！不行不行！怎的？沒有那樣隨便！』說出來了。媽媽睡在我旁邊，聽見了，叫醒了，罵我不要臉，不識羞。章先生！你當真不回來麼？那麼我真不知到什麼時候才得安睡：：』

她第二星期的信：

『：：我想告訴你。我又不能告訴你。不是我不願意告訴你。我



實在不好意思告訴你。韋先生！我真不好意思。我寫到這裏，我還一面發熱呢！我和你還有什麼客氣？對你說也不要緊——不要緊，實在應當告訴你的。這不好意思的事，你也得分擔一半責任。——對你說了罷！可是我還覺得很羞人似的。怎麼說法呢？怎樣開口說呢？韋先生！我想到這件不好意思的事，——別人或者要說醜事，不要說別人，恐怕媽媽也是這般想——不知是傷心，還是歡喜過度，我的眼淚就像自來水泉，流個不住。有時候還要痛哭！——我此刻正在流淚。韋先生！你可知道？——一直哭到半夜，哭倦了才睡下去。前時我也對你說過，我很盼望我們的戀愛能早日結果。但我現在又覺得她（戀愛花）不結果也罷了！因為媽媽天天罵我不該吃怪酸的乾梅子……」

她這封信明明疑他沒有能力負責任，並且微微的露出她有點後

悔。

五

她寫了前一封信之後七八天沒有信寄給他。他在鑛山裏每天做工回來，就問寄宿所的婢女，K市可有信來？一連幾天都回說沒有。他急了。他有點擔心。因為他一半是真的思念她心切。一半是他對名譽的卑怯心發出來的。他怕她信裏說的不好意思的事鬧出來。他在留學生社會中的信用，馬上要陷於破產的悲運。到第十天才接到她一封信：

「你真惱了麼？你不能怨我麼？我許久沒有信寄給你，也有個理由。我說給你聽。你聽了之後，一定怨我的。因為我是你最愛的人裏面的一個。——錯了，不是這樣說。要說我是你獨一無二的愛人！」

姨媽來了。她老遠的由東京跑來看我媽，和妹妹。她是我從前對你說過，在東京開一家很大的旅館的姨媽。她沒有兒女。我小的時候，她要媽媽把我給她做養女，媽媽不答應。她就好幾年沒來往了。這次還是媽媽叫她來的。她說下星期帶我到東京看熱鬧去。半個月就送我回來。我起初不情願，因為我捨不得你。但我沒到過東京我又很想去看看。我想你還要一個多月才得回來，所以我後來又答應了她。我去祇要半個月，你不要心焦，恐怕我還比你先回來五市呢！

我因為姨媽來了，天天不得空要陪到各處去耍。我昨天陪她到你學校裏，看植物園的花，和運動場。我還把你的實驗教室指給她看。但我看她不像我一樣的喜歡望見你的實驗室。這是我好幾天沒有信寄給你的理由。你不能怨我麼？那麼我要發

惱的。——我說錯了。我拼命愛的韋先生！你若不原諒我，我是要哭的……」

她這封信裏表示的親密話，比從前幾封不自然得多了，也不及從前的天真爛漫了。

再過幾天他又接到她一封信：

「我今天搭急行車和姨媽上東京去。我今天帶的壓髮花兒，是你買給我的。我穿的金碧色夾紬衣和紫紅裙，也是你做給我的。我穿的靴兒，也是我去年生日你買給我做禮物的。我一身穿帶你的東西上東京去，是因為紀念你的。

你的小像片，我貼身放在胸前，不給媽和姨媽曉得。你和我共照的大張像片，我用我的襯衣包着，疊在小衣箱裏，也不給媽和姨媽看見。韋先生！——我臨去我要叫你一聲親愛的韋郎！你要知

道一天不對你的影子，我心上過不去！

這封信我昨晚半夜起來寫好的，打算今早偷偷的投在停車場前郵筒裏。我寫到這裏，鐘敲了三下。差不多天要亮了，我便停了筆。

我只在信箋上接了幾個吻寄給你！』

她對他不是絕無留戀，不過好像受了一種壓逼，她的錯處，就是借受一種家族壓逼做口實離開了他，成了她和他的罪惡！

他陸陸續續還接到幾張她在長途火車裏寫的，安慰他的明信片。但他的悲痛，却和她的安慰話成反比例。

## 六

他實習將要完的時候，接到她由東京來的一封信：

「章郎！你差不多要回K市了罷。姨媽不願意我再回K市。我想到我以後不能再替你收拾房子，整理書籍，我就下淚。」

韋郎！我望你不要多思念我。你的責任很重，你將來回國做的事業也很大。不要爲我一個女子，——不值什麼的外國女子，——犧牲了你的前程。我總望你還是照舊的用功，——像我還在你肩旁的時候一樣的用功，——這是我對你的一個最後要求。也是你對我的——一個最後安慰！

我以後雖不能侍候你，但我的心的振動數和你的相同。你切莫悲傷。你若悲傷，我的心也跟着你的心振動波，響應起來，共同振動，一直振到破碎！你若歡喜，我的心也和妳共鳴！

我好久不讀你的信了。我想是媽不把你的信寄來給我。我望你也不必寄信到這裏。我在這裏再沒有自由讀你的信了！我們只好等再會的日子！夢想罷！沒有再會的希望了罷！沒有再會的希望了罷！

韋郎！我寂寞得怕起來了！姨媽介紹一位住在她旅館裏的大學生和我來往。他常常請我同乘汽車到帝國劇場去。我前天看的演劇，是託爾斯泰的「復活」。我才想起我身上有一樁事，很放心不下！

我下個月也不能再住東京了。韋郎！你應當知道我要到鄉下一個女醫家裏替你受罪！這是媽叫姨媽託她（女醫）的。我總望有機會，把你那塊託給我的結晶體交回你！不過我恐怕到那時我完全沒得勇氣，由不得我自己做主！

韋郎！韋郎！我們在這人間，雖沒有再會的機會。將來無論上天下地，我和你一定有相會日子！』

他回到她家裏，住了一個星期了就搬出來。並不是為她的媽待他不像從前，他實在再住不下了。因為她每天替他開閉的紙屏，拂

拭的檯椅，收拾的書籍，和她編給他的書夾子，並繡的一個承肘小蒲團，沒有一件不是催淚符。他還有一枝她平日喜歡吹的西洋玲瓏笛。他常常取出來看。那枝玲瓏笛好像對他說：「她怎的許久不來看我了！不來和我親吻了！把我擱在這樣冷靜的地方！她應當早些回來，拭去我一身的塵垢！」

他描想到這點，他眼裏一顆一顆的淚珠，滴在這枝曾經她無數接吻的玲瓏笛上！

以上是她和他的過去戀愛史。他在海岸一天至少要溫習幾回。他並不是沒有清醒的時候。他有時也會說：「我那破碎的心再沒有恢復的希望麼？我醉眠狀態中的靈魂什麼時候才得醒呢？她真的把我的運命踐踏了，我的前途毀壞麼？爲什麼她的影兒，總不離開我的神經中心點呢？」



他還是昏迷的日子多。他實在禁不得思念她。不單思念她，還思念她信裏說的他們中間的結晶體。這是他良心上的不安，他犯了罪！

七

快晴了十幾天了。太陽沒有一天不把華氏寒暑表蒸熱到九十餘度。今天她（太陽）嬾了，不見出來。但天氣還是一樣的酷熱，還要蒸鬱。傍晚的時候，海風比平日吹得利害，天空漸漸黑罩下來。

他在房裏，把窗門打開，燒了一炷線香，把嗚嗚的一羣蚊蚋趕了出去。但飛蛾和水蟬却不怕香煙，一陣一陣奔進來，繞着燈，飛來飛去。他悶悶的坐在案前電光下。取了一張由東京寄來的新聞，想要讀，又擱下了。

「韋先生！有信，是掛號信。」館主人的小女兒跑上樓來，器

在房門口，打開紙屏，把信送進來。

封面的字雖然歪斜潦草，但他還認得是她的筆跡。那時候，他像感受了電氣，全身麻木。又像從頭上澆了一盆冷水，全身打抖。他想馬上拆開來讀，好知道她近來消息，恐怕再遲一刻，那封信要飛了去似的。可憐他雙手沒有半點氣力去開拆信封，雙目也閃眩得利害，再認不清白封面的字。他只覺得封面上『K市工料大學校採鑽科章……』幾個字在他眼前，動搖不定。

她這封信，是由學校轉寄給他的。信裏告訴他，她在東京市外一個小村落裏過了半年農村生活了。看護她的女醫，是一個基督教徒，爲人很慈和，很懇切，常常安慰她。每星期帶她到村中一個小禮拜堂裏，去聽說教。她又告訴他，她聽了說教，讀了聖經，才曉得自己是一個犯了罪的女子。她愛他，不算罪。她讀到聖徒保羅寄羅

馬教會書，第七章第三節，她才知罪。她又告訴他，她近來認識了一個人，——能夠代人類擔負一切罪惡的人，祇要我們相信他——她負擔不起的罪惡，她都交託那個人擔負了。她又告訴他，她望他——不單望他，並且勸他——也跟那個人走的那條路走，好打算將來在清虛上界的會合。她最後告訴他，她前月輕了身。女醫說嬰孩在母體中，受悲痛的刺激過度，不能發育，生下來三天，就在禮拜堂後墓地下長眠了。

「禮拜堂！禮拜堂！」他讀完了她的信癡坐了一會，只說出這「禮拜堂」三個字。外邊風吹得更利害。窗外松濤，像要奔進他房裏來。忽然一陣又悲壯，又慈和的歌聲，隨窗外松風，吹進他的耳鼓。他知道這海岸也有一個小禮拜堂，正在松林後面。過了一刻，他又聽見「鏗！鏗！鏗！」的鐘聲。他望着柱上掛的壁曆，他才知

道今天是禮拜日！

他心煩意亂，很不安似的。他再也坐不住了。他趕下樓來，急急的往松林裏奔。松林裏一片黑暗，伸手看不見五指。只有一道燈光從禮拜堂射進來，照着他向光的那條路走。他並不回顧，他只向禮拜堂前奔。不知道他的，要說他是發狂！

他站在禮拜堂門口，不敢進去。他實在不好意思進去。因為他還疑心，他的罪，那個人未必肯代他負擔。他只默默的站在門口聽裏面的歌聲，更加嘹亮，一字一句，都聽得很清楚。

「救……主……離加利利，

到……約……檀河。

不……遠……路長百里，

其……志……維何？」

他不知不覺地跑進禮拜堂裏面去了。他才進去，外邊就淅淅瀝瀝的下起雨來。他沒聽見雨聲，他只留心聽唱的歌最後那一節：

「信……賴……救主慈愛，

卸……卸罪惡重荷！」

他信了那個人！——能夠代我們負擔罪惡的那個人！——那人拭乾了他的眼淚。那人告訴他，上帝赦免了他從前一切罪過。他從禮拜堂回來那晚上，他的亡父跑來對他說，他（父）赦了他（子）的罪。她也跑來對他說她恕了他。並且要他也和她一樣的恕她。因為上帝尚且赦免我們的罪惡，我們人類那有彼此不能寬恕的道理？祇要我們能悔罪，能改過！

## 寫給誰的信，

「……………由我寓裏至Q停車場的道路——每遇下雨下雪就泥濘不堪的道路上敷着的，混了些泥水在裏面變成灰色的一重薄冰還沒融解。我走過的時候，除了雙手凍得紅腫不堪的幾個派新聞紙的小孩子，和一個拖着牛奶箱車沿門配送的苦學生之外，不見隻影。坐西朝東的一列店簷雖然迎着和地平線沒作好高角度的太陽光線，但光力太弱，簷上的霜露還在閃爍發光。今天的天氣很爽快，和我心緒正成反比例！

「我由Q停車場乘市外電車到U停車場。在U停車場下車後，徒步行二十多分鐘，才得到學校。下車之後，橫斷U公園，再由U公園的台地下來過S池的橋。渡橋之後，再通過一條一邊是學校的

牆，一邊是半似住家半似商店的幾軒小房子的幽寂街道。行盡這條街道，才到學校的後門。X兄！你聽見我走這樣曲折的道路或者要發生一個『爲什麼不從近道上學，搭市內電車去呢？』的疑問。這很容易解答的問題！一句話，『圖省錢罷了！』市內一個月的車費要五塊，市外的車祇費一塊四角，不過要多走點兒路和多花三五十分鐘的時間，不算什麼。

『我在這裏要算半工半讀——或者已到了七分工三分讀的程度了。我因爲受經濟壓逼，再沒心思去研究艱深繁重的科學。』

『X兄！我今才曉得現代是物質的時代——不是，不獨限於現代，自有人類社會以來直至人類滅亡爲止，怕都是物質的時代，黃金世界——人祇要有金錢，沒有事必不成功的！我有金錢，我自信我能夠把地球破碎！我天天在夢中讚美黃金萬能！歡呼黃金萬歲！』

「X兄！你不要因我最後的兩句，便誤認我是金錢崇拜主義者！我受了有金錢的人的虐待，所以我非同樣的利用這個利器——金錢——去復讎不可！祇讓少數國家有強有力的兵備，作算開幾十次國際聯盟會議，國際間平等仍無希望。祇讓少數人有金錢，要想解決現代的複雜社會問題亦無希望。我要叫天下的人個個都做富豪！

「我的復讎方法，不是孔丘所說的『以直報怨』，也不是耶穌所說的『……有人打你的右頰，連左頰也轉過來給他打（馬大福音第五章三十九節）』。孔丘說的，全是不通的話，耶穌說的，全不可能。祇有我的方法最妙。我沒飯吃的時候，不給我半塊麵包的人，我將來叫他死守住守所的有麵包，我另給麵包與他吃。那嗎人類的紛爭就容易解決！

「我在做夢！我果然在做夢！我到學校研究室裏坐下之後，才



覺得肚裏有點兒餓。我早上一頓——兩顆法國式小麵包——竟忘記吃了。

「我受經濟的壓逼，一時的形骸之痛，不算甚麼。我近來受經濟壓逼之外，還受了一種很可恥的屈辱——從一方面看來，或者我對自己的主義變了節——我們不是以改良人類社會自任的麼？近來不知爲什麼緣故受一種鄉黨的制裁，無條件的對腐敗社會的習慣降服了。我把我每天的麵包費，和學校研究用的書籍費節約下來寄回去家裏——說「家裏」兩個字，讀者或要誤認我是有家可歸的人。其實所謂「家裏」祇有三個不是直接的血統關係人，一位嫡堂的伯母和她兩個兒子——請幾個禿子替我老祖母做一個道場，超度她老人家的幽魂不要在陰司受苦。族人便獎賞一個很寶貴很美麗的街頭給我，說我是「有用子弟」。我間接聽見像受了一種污辱。我想做這

種「有用子弟」倒不如做「不中用子弟」好些。

「我近來還有一種精神的痛苦，我的族人來信告訴我，我祖父遺下的幾畝瘠田，幾間破屋，都給我的堂兄弟賣掉了。瘠田和破屋本來不值什麼。不過不能獨立自謀生活，要賣先人的遺業，確是一種很可恥很傷心的事！我堂兄弟幹的，本來和我沒有關係，但我總覺得我的能力薄弱，不能替先人保守這幾畝瘠田，幾間破屋。不能扶助堂兄弟，使他們豐衣足食。因為我還不能完全脫離家族制度的束縛！

「我還時時就心，怕要像堂兄弟不能保持先人的物質的遺產——瘠田和破屋——一樣，不能把先人的精神的遺產——先人的名和德望——永久保守着！

我幾次想詳細把我所懷抱的煩悶告訴你。因為我的煩悶除

了你再沒有第二人可以告訴。但提起筆來，又給普通的信札體裁束縛着，叫我不知從何外動筆。幾多要說的話也即時煙消雲散，再想不出來。今天不知爲什麼同室的研究生，不見一個到來。我一個人也覺得學校功課討厭，不願和牠周旋。我無意識的提起筆來，像做筆記，又像做感想錄，我日前打算告訴你的話也就跟着我的筆尖跑出來。我也趁這個機會，順着筆尖的意思，一直寫下去，寫好之後，好寄給你。

「我一個人披着斗篷在一個海島的寒室之下對冷月下淚，祇有你一個人知道。我鬱悶的時候，我想痛哭一場，但覓不到痛哭適當地方，我便趁長途火車，跑到荒涼的海岸或寂寥的山裏，和海浪或山風共鳴起來痛哭一場，也祇有你一個人知道，你知道我拚命飲酒，是藉以洗久鬱愁腸。你也知道我的狂笑是爲舒展長年萎縮的腦神

經。你不是對我說「你不見得真用功，真讀書，不過藉讀書用功來排除憂鬱罷了」麼？你不是對人說「若不痛飲，若不狂笑，若不高闊論，他早就憂傷天絕了」麼？果然不錯，我若不伴狂詐痴，我若不對可以棄如敝屣的日常生活裝出一種戀戀不捨的狀態，我早向人類社會提出辭表了！再不妄佔人類的一個位置了！但你還不能算是我的真知己。你若是我的真知己，你又何故責備我不應當不爲死去的祖母服喪，不拿塊黑紗把臂膀纏着。我雖然感謝你的好意，又兄，但我又不屈從你的忠告來作僞。我爸爸死了五年，他的影子子還沒離開我的眼底網膜（Retina），我再沒工夫思念我死去的老祖母。

「我賦性悲楚怕係從小看我爸爸神經的憂鬱顏色太多了。我還記得我才八歲那年，我爸爸患眼病患了一個多月，瓷缸裏的米快要完了。（我們村裏都用徑口尺多寬的瓷缸盛米）我爸爸和我的老眼

母商量，把我祖母穿的毛皮褂和我爸爸穿的一件湖縐馬褂，託隔鄰一位老媽子帶了去。到了黃昏時候，那老媽子挑了兩袋米回來。我的祖母給了一角錢去酬謝她。這時候已是涼秋九月了。那年冬天，我爸爸不穿湖縐馬褂不要緊。可憐我的老祖母向着爐火還要打抖。也虧她挨過去了。人生在世要和人爭飯吃的教訓，就從那時候跑進我腦裏去了。貧富苦樂不平等的現象，也從那時候深印我的胸坎上了。

「我跟着我爸爸，形骸上的生活。雖不見得很滿足，但精神上總很快樂。」

「我十四歲那年跟着我爸爸到一個農村裏收租去。農村離我家裏有三十多里，收租的事又不能當天了事，所之要在一個農家裏住宿幾晚。每天收租回來，洗了澡，吃了飯，天熱睡不着，我依着我爸爸的胸懷，我爸爸指着天上的星座教我默誦「壽火拚木：：玄

騙說：：：。』

『我來日本進了高等學校之後，成績弄好些，也報告給我爸爸知道，成績弄壞些，也報告他知道。好的時候，我爸爸就來信獎稱幾句，壞的時候，也來信安慰幾句。有我爸爸在後面站着，我便高彩烈的用功。現在這樣？我爸爸還在的時候，我還配做他的兒子，他死了之後，我反不配做他的兒子了。我想到這裏，我爸爸的影兒在我腦裏更加明瞭，更加深刻，似在那裏責備我的不肖。』

『三個月前家裏有信來，還間接聽得見老祖母叮囑的話——保重身體，強飯加衣一類的慈愛話。當時祇當做一種不要緊的口頭話。現在連這口頭話都沒聽了。現在我是一根浮萍——任風浪飄泊的一根浮萍。』

我昨天晚上聽見隔壁的小女孩兒不住的叫『媽媽呀！媽媽呀！』

我有生以來沒有叫過「媽媽」兩個字。我聽見她們不省節制地叫，還用「媽媽」兩個字，半分羨慕，半分嫉妬。

「我祇恨我的媽媽！我媽媽如果不早死，我爸爸或者一生不會那樣勞苦，也不至這麼早逝。我爸爸不死，一切重苦的負擔，跑不到我的肩膀上，一切煩惱，也跑不進我腦裏來。我媽媽決意要去，就應當帶我一齊去，那嗎我爸爸的生活，或別向快樂安適一方面展開。把我留下，犧牲了我爸爸一生的幸福。我真跟了我媽媽去，那嗎環着我身邊的疑難問題，馬上解決。因為有我這半生不死之身，所以生出許多臆膳。

「「人之子」的親戚和鄉人都說他有什麼智慧，有什麼能力，輕賤他，毀罵他。但他的肉不給他們做麵包，他的血不給他們做葡萄酒，他們裏面那得有生命存在呢？」（馬可福音第六章第一第二節）

約翰福音第六章五三節

「又兄！我雖沒有資格做負十字架的羔羊，但我的最後運命怕要像那負罪的羔羊！」

「我的媽媽怎麼會早死，我不知道。有的說是因為我小孩子的時候累了她和我爸爸生了意見自殺的，有的說是為生了我之後產難死的。那麼看起來，我媽的死因全在我身上了，所以我又不敢徒埋怨我既死的媽媽。」

「我記得我媽媽的墓碑給愛淘氣的牧童打斷了，到此刻還沒修換。我爸爸葬了五年，我還沒見他的墳墓。現在老祖母的遺柩又在等着我回去葬她！」

「我寫到這裏，天氣漸漸的暗澹起來，像要下雪。我沒帶傘，我忙收拾書包回去。我行到B池畔，太空中已滿貯了雪花。身後的



狂風像抱着一種神秘的偉大之力咆哮而來，但這種偉大的自然力吹不散包裹着我的悲寂氛圍氣！我冒着雪跑向U停車場去。

「你不要當我說的是『病狂隱語』我望你替過渡時代的青年研究出幾條安身立命的方法來。」

他寫完之後，把這幾張信箋折疊好封進信袋裏面去。封好之後，不知寄給誰好。他只得把這幾張信箋重新抽出來，燒成紙灰，和爾盡清吞下去，變成兩道不竭的淚泉，由早流到晚，由春到冬，成一種狂流，把一班和他一樣的青年煩悶愁苦都洗得乾乾淨淨！

一九三二，一，九三。

# 白濱的燈塔

(一)

『……：T本年暑假往北海道農場實習去了，他大約八月底才能回東京。我還是循舊例來房州度此炎夏，我租定了一間六鋪土磨寬的房子在這裏，S一二日內就會到來。可惜的是你不在這裏！』

『C兄，你看那張明信片上的風景多美麗！那是白濱的海景！那是燈塔——曾經我們參觀過的燈塔！C兄！你看了這張明信片，也趕快跑到房州來麼？房州是我們學生的理想的避暑地——可以泅水，可以登山，可以讀書，又可以划艇，不要很多使費！邀同三兩個好友來遊此地，再快樂的事沒有的了！』

『民國九年八月我們不是同遊過白濱麼？追憶起來，我今又想』



又不禁搓着輪板痛哭！同船的醉人們都討厭他的哀聲，說他是瘋子。船中只有一個舟子——很年輕的而且有一副很憂鬱的臉孔的舟子像很可憐他，時常來安慰他。

鴉片的毒烟和酒精的毒氣攻圍着他一天一天的利害，他到後來昏沉的時候多，清醒的時候少了。

(三)

在這一年餘間他看見的怪事不少！他的故鄉簡直是一個修羅場  
(Shambles)！

他看見兩個穿黃衣的壯漢拖着——一個賣茶的老人說：

「你想做縣長麼？你想做就快拿出五百塊銀子來！」

「不要笑話了，求你兩位先生放了我一條老命罷！」賣茶的老

人給這兩位中國特產的壯士拖得怕了。

「你這鄉把老真是眼小不見天。你當是縣長很不容易做麼？把眼鏡架上，長衫穿上就行了，只要你拿得出銀子來！你跟我去看我趕掉那個狗縣長。」兩個黃衣壯士還在哈哈大笑的扭着賣茶老人的襟口不放。

「先生們！我跪求你們放了我罷！我一天不做生意，一天沒有飯吃。」賣茶老人說得傷心了，滴了兩行清淚。

「不懂事的蠢奴！放他去罷！我看他沒有一點氣力，怕担不起我們的寶貨。」甲黃衣壯漢對乙黃衣壯漢說。

咕咚的一聲，那賣茶老人翻倒在茶亭門首的糞缸裏去了。

兩位壯士去後，賣茶老人回到茶亭裏面望着盛糖食糕餅的空盤空盒垂淚。

「恨只恨我們的故鄉風水太好了，生出的偉人太多了！產出的

理想者太多了！受害的就是我們一班庸人！」

(三)

新理財科長快要上任了。一間五層樓建築的西洋式旅館前擠擁着無數的摩托車。四樓的一室坐滿了一班人，個個的視線都集備新科長的臉上。他們正在準備上台。

「G君，昨天晚上託你擬的新聞擬好了麼？」

「今早就擬好了。你看可以登麼？我把稿子帶來了。」G是個外國畢業回來的經濟學士。他在衣袋裏摸了一刻，取出一張原稿子，恭恭敬敬的呈給新科長。

新科長忙把原稿子打開，黑唇微動的讀，不一刻工夫就讀完了，滿面笑容的交回給G學士：

「你今天晚上就送到X社去，明天就可以登載出來。」

G學士唯唯聽命，心裏暗喜。他知道新科長的笑容就是等於委他做某地銀行支店長的委任狀。

到了第二天早上，各新聞的第三頁「本市新聞」欄內有大大的一十二個字「新理財科長之整理財政意見」，有下一段小字：

「新理財科長×氏曾在×國××大學畢業，學識宏富……此究經當道再三懇求，始允出山……聞將於×日就職視事。現寓某某街某某旅店。日昨有政界某要人特趨訪新科長詢以整理財政之意見。新科長之意謂現在本市財政達於極紊亂之狀態，欲整理財政非先從××方面着手不可，而從××方面着手，其手續又不能不分爲次之四項即（一）……（二）……（三）……（四）……云云。」

米 米 米 米

秦長元是個虛榮心極重的富商，他在K市經商二十餘年，他的

家財足足有百多萬了。有一天有兩個兵士到他店裏來，說總司令要他到司令部裏去說話。長元知道索餉的公文又到了！少不得戰戰兢兢跟了兩個兵士到司令部去見總司令。

秦長元在司令部的客廳裏坐了半個多時辰，才見一個穿軍服的人搖搖擺擺走進來。長元當他就是總司令，忙雙膝跪下去，紫脣戰戰兢兢的叫了一句「總司令大人！」

「起來，起來，我不是總司令，我是總司令的副官。」穿軍服的人拉起了長元，就在主人席的椅上坐着。長元坐在穿軍服的人的右肘邊，面無人色的一句話都說不出來，聽得見的就是胸內部的心臟突突的作响。

像閻羅王一樣的操有生殺大權的總司令的威名，早把長元嚇壞了。



「你還可以報效十萬軍餉麼？這是總司令叫我問你的！」

「是的不……不……不……不……小民實在無力量了……」長

元幾幾乎要掉下淚來。

「我看你還是答應了的好！總司令不是空領你的人情的，他一定有好處給你，他說本市的公安局長兼第一區警長可以給你做個交換條件。」

中國共和時代的軍人的命令——不管好壞——就是法律，絕對不能違反的。

「還有一件事情要去辦的。」穿軍服的副官從衣袋中取出一張電報交給長元讀。

「第×師長××英名久著，為商民等所素仰……自××以來，轉戰千里，勞苦功高……且軍紀嚴明，所至之地秋毫無犯……」

……鎮守使一職至爲重要，非有第×師長之聲威，不足以資鎮治……望我總司令俯順輿情，速委第×師長爲××鎮守使，則商民等易勝感戴，K市商民△△△△△△△△△△△△△△△△全叩。」

——第×師長不是總司令的胞弟麼？要做鎮守使儘管做，要這蛇足的電文做什麼呢？近代做官的人所做的事，總是莫明其妙！——長元讀了電報，私對自己說。

「你把這張電文回去，多邀集幾個商人送到電報局去打，並抄一張送到報館登出！」副官對長元再三的叮囑。

米 米 米

Y旅長是督軍的舅子！他從前是有名的「三多司令」。什麼叫做「三多司令」呢？

他初出來招兵的時候，設了一個機關叫做司令部，司令部裏面

將官多於散卒一多也。散卒多於槍枝二多也。槍枝多於子彈三多也。這就叫做三多司令！真是理想的司令！

因為他是營軍的舅子，所以一班軍營門都叫他做理想的旅長，何以叫做理想的旅長呢？

第一他的兵士足足有三百多人，差不多就夠一營了。這是他在兵數上的理想。

第二他每到一縣就要該縣的商民籌足一旅人的薪水和軍餉給他。住十天也作月計，住一星期也作月計，住兩天也作月計。這是他在籌餉上的理想。

第三他這是有三百多人的混成旅要開差的時候，就要求商人要替他僱足一千名挑夫，否則按店拉人。各商店真的出錢僱了人來，他又說不要這些衰弱的挑夫，要各商店把僱挑夫的錢給他，由他旅

得自憐。商人個個都會意了，笑，「原來如此！」這也是他在辭賦上的一種理想！

第四還有一個最理想的事情就是他是督軍的舅子，有一種特權。進軍的時候他做殿軍，敗北的時候他做先鋒！進軍的時候他說「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敗北的時候他就「身先士卒，甘爲前驅。」這真是理想的辦法！他真是個理想者！

#### (四)

他從小就聽見有一件故事。

有一個愛賣乖的學生對甲友就說乙友的壞話，對乙友又說甲友的壞話。後來給雙方知道了，都罵他是蝙蝠。

然而蝙蝠却自在那邊高高矜語：

「蝙蝠是個理想者，你們不知道麼？解狐尋仇，石錯大義滅親

就是理想者的好榜樣，你們庸人那裏懂得我的理想！你們庸人一看見和現實的事理相衝突的或不符合的就不以為然，你們真庸到極點了。你們不能領略我的高深理想不要緊，但也該聽聽多少友人在叫我理想者呢！」

自己宣傳「多少友人叫我理想者」的蝙蝠和自擬廣告的新理財科長真是大理想家，總司令自擬的電文，也是同樣的很「理想的」廣告！

新理財科長是一個理想者！旅長是一個理想者！總司令也是理想者！督軍是理想者，省長也是理想者，大學教授是理想者，博士也是理想者，中國今日有這樣的進步，因為有許多理想者！中國式的理想者真是非我們庸人所能了解的。

他回國後所聽見，所看見的都是這一類的事情。他是個庸夫俗子。在中國的理想者社會中實在容他不下。

他的一個朋友說得不錯，『你的頹敗的屋椽，你的凋零的店鋪，大約就是你的真誠的結果，社會對你的報酬！』（見中華新報附刊創造日內之『還鄉後記』第三節）他回國後絕不能發展，日處於煩愁抑鬱的區域中，大概就是也太庸俗了的結果。他實在不會鑽營！實在不會八面拉攏！實在不會交結名人以自豪！

有許多友人勸他說『某軍需長不是你的舊同學麼？怎樣不去拜訪他！』『某團長不是你的至友麼？怎樣不去求他覓一個優缺？』他若聽他的友人們的忠告，即使不能得什麼優缺，但也儘可以向人說『某軍需長，某團長有一天和我談過話來』以自豪。但他到底沒有這種思想，他實在不願意無聊的出鋒頭！



最後還有白濱的燈塔。這些都是房州海岸附近的名景——一見之後就令人不能忘情名的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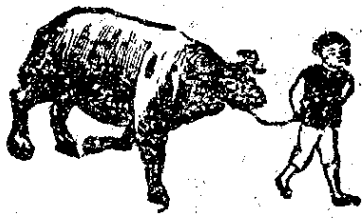
他正在破爛的帆船裏昏沉着，苦悶着；幸得在日本海岸的友人寫了一封信來，把他驚醒了。白濱的燈塔像在向他招手，也在教訓他：

「你當忍耐着守你的庸凡——不，你應當自居於庸凡！最高尚的真，善，美就是最庸凡的，真理也是最庸凡的！近代的不庸凡的理想者無非欲以假混真，以真作假！我們是不能見容於近世的理想者社會中的！你當像我一樣的庸凡，也當像我一樣的孤標！萬千不要學那能適合於規矩方圓的理想者！」

由白濱的燈塔發射出來的光明終把他引到庸凡之邦去了。

一九二三，八，三。





# 一羣鵝

(一)

恆河沙數的中國的大學中間，最有名的總要算E大學了。E大學校長是個學位上最高級的博士——是個文學博士；論老學，也是前清的半個秀才——俗生，八佾舞于庭的俗生；所以像才產下來，未曾開目的乳犬一般的學生們都踴躍的贈了他一個『學貫中西』的扁額，常向着他歡呼『R老師！R老師！』，愛戴靡極。

科舉未廢以前，R和J及H二位同學在城裏一間大蒙塾裏念書。蒙塾的先生就是R的父親，是個前清廩貢生。科舉廢後，他們的進身之途，祇有新開辦的中學校了。全然不懂教育的R的父親竟做了中學校的監學，做了一年多，便把校長的椅子佔領了。這都是

他的兒子R，和他的門徒J，H，等替他開會，打電，把舊校長——一個很誠實的老舉人——趕了去，才成功的。

J，H和R在有名無實的中學校混了兩年，覺得畢業之期太遠，想得一個貢生的獎勵實不容易。那年冬，他們三個得了R的父親的同意，退了學，改赴日本留學。

H，J和R都是初等普通學還夠不上的學生，到了日本之後才知道無論習那一種專門，非有中等教育的普通科學做根底不行。他們到後來不能不進了一間速成的中等教育補習學校。

論他們三個都各有所長。H未進縣裏的中學校以前，曾跟教會的西洋人習染了些A B C D，一天到晚吊起腔兒“Good Morning, Good bye, Yes, No.”的叫，他自命是英文很好的了，因他聽慣了西的洋人發音，聽了日本人的英文發音很壞，他說日本人是懂英文的。中

等補習學校的英文教師，是個日本高等師範英文科的畢業生，發音不很正確，且益發看輕他。但這位先生的文法是很正確的。且每次的英文作文都給這位先生塗改得異常利害，因為日的作文裏面，文法實在錯得不成體統。且最以為難的就是動詞的時限（Tenses of Verbs）。到這時候，且很抱悲觀，因為他連最得意的，最有把握的英文都靠不住了！幸得他的記憶力還強，那些不要十分用腦力去理解，祇要暗記的歷史，地理，博物等科的成績還算及格。至于數理化諸科是始終和且沒有緣的。他想數理化的學科既然這樣難學，自己已是無資格習理工醫等艱深的專門了，所以他就決意揀了農科做他的專門。他起初當農科是像他平日空想的那麼容易，祇要暗記些動植物名詞就可以習的。

他們三個在補習學校速成的把中等普通學科習了一過，過了一

年半算畢業了。畢業之後他們想日本留學生的銷路近來在國內是很縮小，此後若留在日本，考上高等學校再昇入大學，至少還要六七年，並且大學畢了業也還得不了博士的稱號；要想進私立大學，也還要三四年纔能畢業，他們率性如像清教徒景慕新大陸一樣，又聯翩而東，東渡太平洋去求博士去了。到了美國後，R和J自知英文程度不夠，打算在校外補習一年英文再進大學。H的英文是很有自信的，所以到不許久便進了一間大學的農科了。

H進了農科半年，看看自己的腦力和體力再不能支持了。因為農科的初年級每星期還有十幾個點鐘數理化的學科。H最以為苦的是高等代數的習題演習，動物解剖，顯微鏡下的植物實驗，普通物理學實驗和化學定性分析。H暗想，『初級的科學尙敷衍不來，還再想習解析幾何，方程式論，微積分學，特別物理學實驗和化學定

這分析麼？醫生說現在有神經衰弱的症候了，再攪下去，不是要發狂麼？不是，不是的，決不會進級的，本年一定留級的。白耗了一年的時光了！可惜，真可惜！啊！癡極了！農科既與自己的性不適，何不改科呢？現在中國人材缺少，無論那一科的人材都很需要的！對了！對了！我不當逆天拂性，還是趕快改科的好。中國國體現雖改新了，但是羣雄紛爭不息，國本未定，這都是缺政治經濟人材的緣故，大丈夫生當亂世，想救國危想救時艱，非從政治方面下手不可，我還是改習政治經濟科罷。」

(二)

論且的性質到還有點長所，就是不喜歡趨炎赴熱。但他也有個短所，就是好議論人的長短。他一邊要罵舊時的舉子廩生們腐敗頑固，一邊又要罵和他同校的後進僧妄輩等。嚴格論起來，且是一個

蔑視進化原理的人！他不是不自知他有這許多性質上的缺點，所以他對第二次所選的專門，仍然抱了一個悲觀。

嚴冷的冬天，一連下了兩晚一天的雪。一天下午他們三個踏雪由學校回來，買了兩瓶罐頭牛肉和兩瓶葡萄酒，圍坐在一個火爐前，一面飲，一面各述將來想研究的科學和議論近來上海如雨後春筍般一天多似一天的新文化出版物。

「且！近來還做白話詩麼？」J有了點酒意，笑着問且。

「有是有一二首，但不甚好，等我拿來給你們看看使得使不得。」且放下酒盅，跑到自己書案前，從書堆裏翻出了一本原稿簿擲給J。且也忙湊前來看。封面上橫寫着一行中國字是「伏影樓主人未定稿」。J忙揭第一頁來看，第一首詩的命題是「有感」，詩是：

「倘使天公換了卿和我……我心裏有你，你心裏有我，……再團再鍊再調和，……」

「好！真好！不是你決寫不出來！」J把頭一搖，把手向腿上一拍，不絕口的稱讚。

「好像是從前在一種舊書上讀過來的，一時想不出來了。」R在旁邊暗暗的懷疑不是H做的，却不敢說出來。J看了第一首，再揭看第二首。第二首的命題是「相思苦」，詩是：

「人人都說相思苦，儂不解相思，也沒相思侶。……苦到孤懷無盡處。……倘得相思天賜與，相思到死無他語。」

「我真要拍案叫絕了！不單詩好，這詩還含着許多哲理在裏面。推而廣之，則愛國愛真理及愛其他一切亦莫不如是！啊！真好！H！你可惜不研究哲學了！」





「不要笑話了。你且替我批評一下，這首『雪夜』有點意思沒有？有保存的價值沒有？」

「啊！好得很！也很湊韻！說意思雖趕不上第二首『相思苦』那樣深厚，但也是一首很耐人尋味的作品。」J笑着恭維一回。但是R是始終不輸服的。

H對他的政治經濟專門抱過悲觀來的。J又從旁慫恿說H的性質實和政治經濟不合，不如改習文學和哲學，因為H實在有文學的天才和深厚的哲學思想。於是H便又把第二次所選擇的政治經濟專門改了，再和R，J兩人同進那間大學的文哲科去了。

(三)

他們三個進了文哲學科後，愈覺得他們的科學程度不足，J揀來揀去祇有倫理學一科容易習些，其次是論理學一科也還敷衍得

來，所以J便選了倫理學和論理學兩科做了自己的專門，每天則聯繫管「這是甲！這是乙！甲非乙，所以丙非丁」的叫。J又說他對於哲學的主張和羅素不謀而合，英之有羅素猶中國之有J也。所以同學替他取了一個代名詞叫「中國羅素」。R自命對於數理學科比J和H有研究，便揀了心理和教育學做他的專門，每天也在「錯覺！幻覺！觀念！概念！情緒！情操！」的叫。至H却不選擇那一種學科來做專習，祇把圖書館裏面的哲學史，哲學概論，哲學要義那幾類書一知半解的翻來翻去。他自己對人說是專治哲學。

有一天J翻着一本哲學史的參考書來讀，這本書是學校的教授指定的。他讀至Leibniz那一章來了。他在這章內發見了一段很艱深的文章，裏面有「Leibniz's Fluxion……」等字樣。J看不懂，便跑來問R和H，要他兩個來共解決這個難題。R和H便同聚着念。在

這 Fluxion 的前前後後，他們便發見了幾個不懂的英字，什麼 Differential，什麼 Integral。他門越發不懂。

「這章是專論 Leibniz 的歷史的，你們聽見哲學史教授說過 Leibniz 患過痢症麼？Fluxion 這個字是有痢症，劇性吐瀉症的意義的。」J 懷疑着問 R 和 H。

「既做了人，就免免不了有病的。難道哲學家就不會患霍亂症麼？Leibniz's Fluxion 就譯作「萊布涅始的霍亂症」罷。譯痢症不妥，要霍亂症這三個字對於痢症和劇性吐瀉症兩方的意義都能兼顧，是再好沒有的了。」R 武斷的把 Fluxion 譯成霍亂症。

「我想還是直捷捷的譯作「吐瀉症」明白些。」J 說 Fluxion 是吐瀉。

「也好，也好！就譯吐瀉症三個字罷。」R 連連點頭。

「我沒聽哲學史的先生說過 Leibniz 會患這種病症。 Leibniz 本來有「流動」或「變遷」的意義。 Leibniz 生前東奔西逐，我想這 Leibniz 一定指 Leibniz 的外遊無定，像晉公子重耳的周遊列國。」 H 從旁加上一個新穎的譯語。

「啊，不錯了，這是不錯了！到底你的譯法比我們的高明！R 君，我看還是 H 君說的不錯。明天先生問及我們的時候，就照 H 君的意思對答罷。」

第二天三個由學校回來垂頭喪氣的。

「！R 微積分到底是怎麼樣的東西？」 H 把書一擄，大聲的叫着問。

「是一種數學。」

「我豈不知是一種數學！要來問你？到底是怎麼樣的數學？」

那一方面的？屬代數學麼？屬三角術麼！屬幾何學麼？」H再大聲的呼問。

「是喲，忘記問先生那屬那一方面的了。」R歎了一口氣，「君，你知道麼？」

「我問了一個同級的外國學生，他說 Fluxion 要學過初步的微積的學和二項定理才懂得。但欲習微積分學要先習方程式論和解析幾何。習方程式論之先，又非習二項定理，順列法，錯列法，公算，行列式，不定法等高等代數學不可。不懂這些，休想研究哲學！」

「糟了！糟了！我們走錯了路了！我們是不該學哲學的！」H自知自己專治的哲學是H式哲學，決不是真正的哲學了。

「怕什麼？祇要能畢業回去，誰知我的學問深淺？中國現在有幾個真懂哲學的人？中國的哲學博士是比較容易當的。你看中國幾

多由外國回來的哲學博士，慢說那些高深的數學，他們長可有連二元一次方式都弄不清楚的呢！且！你不必擔心，我們畢業回國祇要一吹一拍，保管那些羣盲會謳歌我們！讚美我們！哈哈！再過一年半，我們都是 *Doctor of Philosophy*！R 倒在安樂椅上樂得心花怒開。

## (四)

看看畢業到了。J 是選定了論理學做專門的，便外延內包的做了一篇畢業論文提出去了。R 的專門是心理學，他也以「物質與記憶」做題目，似懂非懂的縱論起神經系統來。以哲學為專門的且礙了此刻覺得自己一無所長，只得跑到圖書館裏去尋了一冊日本某文學博士編的「中國哲學史要」，東刪西節的，譯成一篇似通非通的英文，命名為「中國哲學源流考」，又從舊時在中國習過的「文章源流總論」節抄些進去，什麼「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





啓新書局專賣。自R博士家後，在學校近處加開了一間書店，名叫光華書局。聽說這書局的財主是R的好友，和校長打通了關節，要校長叫學生們到他書局去買書，不要再到啓新書局去。後來經學生打聽得博士是喜歡玩麻雀的，光華書局主人就從這條縫鑽進去，投其所好，不時請R博士到他店裏去『中發白』。此外一年三節——端陽節，中秋節，新年——還有孝敬。

『你們爲什麼不到光華書局去買書？』R博士有一天在心理學教室裏質問學生們。

『光華書局的價錢比啓新書局的要貴些。』一個學生率直的馬上答覆校長。

『啓新書局賣的怕是舊版不合實用。』

『我查過了來的，都是一九一八年版，且內容是完全相同。』

『不論相同不相同，你們今後總得到光華書局去買書。如果再  
不聽我的命令，就記過一次！』博士的校長說的話，實在不合論理。  
但博士還是博士，像未曾開目的乳犬般的學生們始終惟敬惟謹。

H和J分擔了各級的英文。有一次H在預科班裏教授英文法，  
把“Though he were my brother I should condemn him”譯作『他雖是我的  
兄弟，但我……』，有一個學生便跼起來質問：

『先生！這句裏的H。到底是說話的人的兄弟不是？』

『……』H在黑板前臉紅紅的呆了半個時辰，一聲不響。  
但博士還是博士，像未曾開目的乳犬般的學生們始終唯唯聽命。

J也一樣的常常把英文的翻譯弄錯。他有回在預科班裏教授某  
英文讀本，把“I can make nothing of the passage”譯作『我能夠把這一節  
不費力的念下去。』再讀幾行，才知道意思矛盾了。但博士還是博

士，像未曾開目的乳犬般的學生們始終不敢拿對L教授的手段來對付他。

L教授也是在B大學裏教過國文的，他在幼年本是那三位博士的同學，只因家道寒微，沒有博士的稱號，但幸好是校長的同學，所以也得做了國文的教授。在前次昇格運動的時候，L不該出來反對，勸學生不要作此好名不務實的舉動，因此遭了他們的忌，有一次學生說他把『弔古戰場文』的『全師而還』誤解成『全軍覆沒了』便向他下了一封哀的美頓書，說他

「……：胸無點墨，竟靦顏敢作人師，說話既氣急箭天，解文又多指鹿爲馬。望潔身自好，自行告退。若再執迷不悟，則同人決不姑容。試問當堂驅逐。於汝面目何存……：」

L讀了雖是氣是得不堪，但可憐他終不是博士，終給學生們趕

出學校外去了。L被逐出後，時常對人說：唉！做官要做督軍，當人要當博士！

一九二三，六，十一夜，脫稿於蕉嶺山中。

民國十六年七月一日五版

本書

實售大洋四角五分  
外埠加寄費四分半

# 創造社叢書

第七種

(小 說)

愛之焦點

版權所有

編輯者

創造社

著者

張資平

發行者

趙南公

印刷者

泰東圖書局

上海四馬路一二四一五號  
總發行所泰東圖書局

# 82

112331